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1504

No.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五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並李善注

京都下

吳都賦一首

吳都者蘇州是也後漢末孫權乃都於建業亦號吳

左太冲

劉淵林注

東吳王孫

韞然而哈

呼來反

翰曰韞大笑也楚人謂

其後辭山川險阻而王孫以為未足多盛也故笑弄之欲資

謂桓笑為哈楚辭曰衆兆曰夫上圖景宿辨於天文者也



下料

音聊

物土析曆於地理者也

濟曰謂牛斗星吳分野向曰料計析分別也言計其

土地上下定其貢賦而分別也

劉曰謂天垂其象而分野形地以別土而區域殊料度也

文地道

古先帝世

善本

曾覽八紘之洪緒一六合而光宅

翔集遐宇為策篆索玉誅

音誅

石記烏聞梁岷有陟方之館

行宮之基歟

良曰帝世謂虞舜之世世曾經也九州外有八紘紘網紀也言為天地之網紀洪大也緒

業也光亦大也宅居也言先帝經覽此八紘大業一統六合方居天下又飛集於遠方之宇游蒼梧會稽六合謂四

方上下也銑曰鳥謂鳥跡書也策竹簡也篆大篆書也索謂帛也所以書之玉棨石記皆典策類也烏何也梁岷

蜀之二山名陟方王者巡省之名也館宮舍宅行宮天子行幸所止處也基跡也今觀先代典策何聞蜀之有此跡

乎謂乘游具也劉曰淮南子曰九州外有八澤方千里八澤之外有八紘亦方千里蓋八索也一六合而光宅者

并有天下而一家也說文曰牒札也石記刻石書傳記也烏安也梁梁州也岷岷山皆蜀地也書云舜陟方謂南巡

守也光武紀云濟陽有武帝行過宮

善曰六合已見西都序尚書序曰光宅天丁鳥策鳥書於策也春秋運斗樞

曰黃龍負圖山置帝前鳥文漢書音義曰大篆蟲書鳥書是也鄭玄禮記注曰策簡也篆素篆書於素也揚雄書曰

齋細素四尺東觀漢記曰封禪其玉牒文秘天子事也說文曰牒記也牒與牒同孝經鈞命史曰封禪刻石紀號也

天子行所立

而吾子言蜀都之富禺

音愚

同之有瑋其區域

美其林藪矜巴漢之阻則之為襲險之右徇

辭

蹲

之沃則以為世濟陽九齷

音握

齷而筭固亦曲士之所歎也

旁魄

音滿

而論都邑抑非大人之所壯觀也

也禺同二山名漢水名言公子恃之以為美也右者言其要害猶人有右手躡鴟也沃饒也言其苗有似鴟之躡

也可世世濟人飢厄九陽數謂重陽用事元陽之時躡鴟葉大常陰其根不死故得濟陽九之厄也銑曰齷齪局

小兒筭計也曲士小人也言蜀局小人之計且為小人所歎而況於我乎向曰旁魄混同言若混同而論都邑則

蜀都徧小不足以爲大人之非觀也 劉曰越雋郡靖縣
縣禺山有金馬碧雞之神巴漢之阻巴郡之扞關也漢中
廣漢其路由於劍閣褒斜也易無妄曰災氣有九陽既陰
既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有九既陽既五陰既四
合爲九漢書律歷志具有其事 善曰楊雄城門校尉箴
曰盤石唐芒襲險重固漢書酈食其曰其將齧齧好苛禮
齧楚角切文子曰曲土不可言至道莊子曰將旁薄萬物
以爲一司馬彪曰旁薄猶混同也薄與魄同鵬鳥賦曰大
人不何則土壤不足以攝生山川不足以周衛公孫國之
典而破諸葛家之而滅茲乃喪亂之兵墟顛覆之軌轍安可
以儼矣王公而著風烈也 向曰發疑問之詞故言何如此
周衛謂防衛也 翰曰公孫述爲光武所滅諸葛亮
也卿大夫稱家亮死後蜀國方滅此言諸葛亮家之而滅
者舉大以明之 銑曰軌轍軍跡也儼偶也言蜀都豈可
以偶王公之德而著其風烈 劉曰攝持也老子曰善攝
生漢書公孫述王此土而亡諸葛亮相此國而敗凡天下
存亡唯繫乎人然強弱有常勢利害有常地必有不可守

之士不可與之國矣易曰六五之吉麗王公也 善曰漢
武相梁臺詩曰周衛交戰禁不特毛詩曰喪亂弘多呂氏
春秋燭過曰子胥諫而不聽故吳爲丘墟毛詩序曰閔周
室之顛覆奢靡也尚書周公曰熒化奢麗風烈已見南都
賦 翫其磧亦礫而不窺玉淵者未知驪龍之所蟠也習其
敞邑而不覲 善本 上邦者未知英雄之所躔 直也 良曰
礫淺水而有石者玉淵淵深而有玉也公子所習淺近如
此水之淺近也 不知我國如玉淵之深焉驪龍龍名也龍
蟠必在深淵今公子不窺則不知龍在淵 濟曰蜀但知
習其敞小都邑不見上國則不知英雄之所行歷也邦國
也躔行歷之所 劉曰尸子曰龍淵生玉英莊子曰千金
之珠在九重之淵驪龍領下故曰不窺玉淵者不知驪龍
之蟠也 善曰上林賦曰下磧礫之坻說文曰磧水渚有
石也且歷切驪音離左氏傳曰衛州吁曰磧邑與陳蔡從
上邦猶上國也 方 子獨未聞大吳之壯 善本 麗乎且有吳
言曰躔歷行也 之開國也造自太伯宣於延陵蓋端委之所彰高節之所

興建至德以創洪業世無德而顯稱由克讓以立風俗輕

脫從於千乘若率土而論都則非列國之所缺音望也日

子公子也上責公子離離小節不見上邦之英雄此將為

公子說吳都壯麗自設問云獨未聞大吳之美麗乎銑

日造始也太伯周大王世子大王欲立之讓弟季歷遂居

荆蠻號曰句吳故吳國始自於此也延陵季子吳公子以

其賢將立之季子讓不受後封延陵也濟曰大伯延陵

端其志操季棄其位以存讓體以興高節銑曰言我吳

都復建立大伯延陵之至德以創制大業世無德而稱美

焉濟曰言吳能建太伯延陵之讓節以或風俗蓋讓千

乘之重如脫從棄之履履也良曰率士謂天下也缺相

又缺妬羨之兒若悉天下以比論則非列國之所又缺妬

美而況蜀之小國乎劉曰戰國策曰黑齒彫題大吳之

國也昔周太伯三以天下讓延陵季子辭國而不處遂化

荆蠻之方與華夏同風二人所興左氏傳曰太伯端委以

浴端委體衣委兒謂冠袖長而裳齊委至地也孔子曰太

伯三以天下讓人無得而誦焉善曰端委至德太伯也

高節克讓延陵也左氏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札

日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遂讓不受決記

日壽命欲立季札讓不可乃立諸樊也漢書曰武帝日吾

去妻子如脫屣耳聲類曰躍或為鞮說文曰鞮屬所解切

諸侯故言千乘之國論語曰導于乘之國漢書日上欲王

廬縮為羣臣缺望臣贊日故其經略上當星紀拓音土畫

疆卓犖呂兼并包括于越跨躡蠻荆翰曰經略猶經營也

良日言拓土境畫封疆卓犖高絕出羣也兼并吞納也言

其廣大可以吞納天下也向日于越越地名而為吳所

并故云包括跨躡者足之所及也言蠻荆之地亦吳之所

得劉曰左傳曰天子經略七地定城國制諸侯略分界

也一日遠界為經略也爾雅曰星紀斗牽牛吳分野斗者

日月五星之所經始故謂之星紀意者斗為星紀則其分

越亦所以能為網羅故曰卓犖兼并也越今之蒼梧鬱林

得荆州四郡零陵桂陽長沙武陵善曰漢書曰戎狄之

與于越不相入也音義日于南方越名也春秋日干越入

吳杜佐日于越人發務女寄其曜翼軫寓其精指衡嶽

語聲詩日蠡爾荆蠻發務女寄其曜翼軫寓其精指衡嶽

向曰婺女星越之分翼軫星楚之分其地並爲吳所吞則其星之精

之以為吳野之鎮龍川水名目望也言望此水控帶其郊

善曰周禮曰正南曰荊州其鎮衡山漢書南海有龍川縣

爾雅曰林爾其山澤則崑五疑魚曉五兕五巛鳥溟莫鬱鬱

第音拂山高險之兒也
濟曰並
潰音洪泚音半汗音竹溲音眇溺音向並水

大兒或涌川而開瀆成其瀆瀆大水之通稱也或吞江而

納漢向曰九江南入震澤故曰吞碓胡碓力碓罪反

石瀼瀼皮流貌泔泔古汙反曰皆水流貌
礪立礪魚乎數州之間灌注

乎天下之半韓曰言山水廣遠也
澤之大者欽蠡地理志曰彭蠡澤在豫章
欽

澤西會稽餘姚縣蕭山漢水所出錢塘縣武陵龍川出其
峒故曰涌川九江經廬山而東故曰開瀆禹貢曰三江既

入震澤底定故曰吞江又曰漢水東爲滄浪南入于江故曰納漢荆楊交廣故曰數州之間土地闊遠故曰天下之

半善曰嶷魚力切守指曰光禿山也五脊切埤蒼曰髴
鬻山皃髴扶勿切洳胡東切瀋通見切泐莫見切緜水皃

音眇礪胡罪切礪百川派普拜別歸海而會控清引濁混濤

并瀨賴音瀆薄沸騰寂寥長邁普秘焉洶洶恭呼隱焉磴磴翰日

水別流曰沚江海下故百川歸會之控亦引也言水清濁
雜流混其波濤合其湍瀨同入于海也 翰曰水相激盪

曰瀆薄波浪涌起爲沸騰也寂寥無聲也邁行也言衆水混合既入廣人之處無沸騰之聲澹然常行也向曰瀾

水暴至聲也洶洶疾流長兒隱焉礚礚遠聞之聲
字說曰水別流爲汎濤大波也賴急湍也礚苦蓋切
劉曰善

日尚書大傳曰
百川趨于海也
出乎大荒之中
行乎東極之外
經扶桑之

中林包腸谷之滂沛潮波洎筆于起迴復萬里敵虛妖霧濛蓬音

渚滿沒雲蒸昏昧翰曰言大荒國名東極言極天地之東言廣遠也扶桑暘谷皆日出之所言水流遠

沈戶瀆余莫測其深莫究其廣纏浩恬漠而無涯物有

流而爲長瓌異之所叢育鱗甲之所集往

見有流百川言惣合百川爲之長也究盡也壞奇言奇異之物育於此也鱗者龍魚也甲者龜鼈也善曰說文曰

泓下深大也澄湛也齋迴復之兒於是切濤於權切於是

乎長鯨吞航脩鯢吐浪向曰鯨鯢大魚能躍龍騰蛇蛟

鯨鯨 琵琶王 鮐偉 鮐怡 鮐印 龜 鰩翻 鰩錯 烏賊 擁 劒 龜

古侯鰐辟鯖青鰐鄂涵胡泳南乎其中向曰言此水族皆游泳於水中鰐劉曰異物志

云鯨魚長者有數千里雄曰鯨雌曰鯢或死於沙上得之皆無目俗言其目化爲明月珠鄧析子曰釣鯢者不於清

池一說曰鯨猶言鳳鯢猶言皇也異物志曰朱厓有水蛇鯨魚山合浦長二三尺背上有甲珠文堅強可以飾刀口

可以爲鑪。鰩魚形如鯢，長七尺。吳會稽臨海皆有之。琵琶魚無鱗，其形似琵琶。東海有之。鰈，鮓魚狀如科斗，大者尺

餘腹下白背上青黑有黃文性有毒雖小獺及大魚不敢
 蝕之蒸煑蝕之肥美豫章人珍之鮠魚長三尺許無鱗身

中正四方如印扶南俗云諸大魚欲死鯽魚皆先封之鱗
鱗有橫骨在鼻前如斤形東人謂斧斤之斤爲鱗故謂之

鱻鰮魚二十餘種此其尤異者此魚所擊無不中斷也有
出入鰮子朝出求食暮還入母腹所皆出臨海烏賊魚中

樂擁劒螭屬也從廣二尺許有瓜其螯偏大大者如人大指長二寸餘色不與體同特正黃而生光明常忌護之如

珍寶以利如劍故曰擁劍其一螯尤細主取食出南海交趾龜鼈屬也其形如笠四足縵胡無指其甲有黑珠文

采如瑇瑁可以飾物肉如龜肉肥美可食鯖魚出交趾合浦諸郡鰐魚長二丈餘有四足似鼉喙長三尺甚利齒虎

源向曰聲乳衆聲兒也萬物當無聲此云魚鳥聲乳者文之失也翰曰蠶動也萬物動生於天地之間皆有氣色芒芒既既氣不明良也良曰慌罔不明良奄歛翕忽變化疾速兒銑曰物在水故曰魚珠玉生焉故曰育明育養也窮性極形各得其所向曰蚌蛤珠胎皆盈虧之物月滿則珠全月虧則珠缺巨鼈大龜也鼈負用力之兒靈山海中蓬萊山而大鼈以首戴之冠猶戴也濟曰大鵬鳥也續翻飛兒翼若垂天言至大也良曰振盪動也注其聲加雷霆翰曰殷聲也宇宙天下也謂聲動振於天下何可勝說其本源之所由也劉曰蠶動也函幽育明皆謂珠玉光耀之狀也窮性極形物皆極大也呂氏春秋而并滄海之中莊周曰北溟有魚名鵬化為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鵬之將徙於南溟水擊三千里搏風扶搖而上九萬里示振盪之狀也注流水深兒其聲勢之不可勝盡也淮南子云虛廊生字宙宙生天地者也善曰埤蒼云擊不聽也魚幽切乳牛乙切杜篤論都賦曰蠶生萬類春秋保乾圖曰日以圓照月以虧全宋均曰全十五日時也列子夏草日勃海之東日歸塘其中有五山焉帝命

禹強使巨鼈十五舉首而戴王山峙而不動玄中記曰鼈巨龜也西京賦曰巨靈鼈負王逸楚辭注曰擊手曰并奇

下鳥嶼序縣遼洲渚憑平隆音曠瞻迢遞迴眺冥蒙珍怪

麗奇隙充徑路絕風雲通洪桃盤屈丹桂灌叢瓊枝抗莖

而敷藻珊瑚幽茂而玲瓏翰曰海中山曰鳥洲上有山曰

憑隆高大兒也銑曰曠瞻迴眺皆遠望也迢遞長也冥蒙不明兒麗著也隙異也言洲嶼有珍怪奇異之物著處

充滿也良曰絕謂山海險難唯風雲可道翰曰洪大也大挑樹盤屈三千里升挂者言其地多挂而叢生木叢

生曰催濟曰抗舉也敷布也瓊枝玉樹也珊瑚樹生於水下故云幽茂玲瓏枝葉兒劉曰鳥嶼中山也嶼海中

洲上有山石魏武蒼海賦曰覽鳥嶼之所有水中可居曰

洲小洲曰渚曠瞻迢遞謂鳥嶼也迴眺冥蒙謂洲渚也徑

路絕者人道斷絕風雲通者唯風雲能交通也意者謂奇

恠之徒因風雲以交通水經曰東海中有山焉名曰度索

上有大桃屈盤三千里柱生蒼梧交趾合浦以南山中

在叢聚無他雜木也其枝葉皆辛本叢生曰灌瓊樹食其

華藥令入長生楚辭曰精爽靈藥以為糧蓬萊三山神仙所居故宜有焉漢歌曰上蓬萊阻瓊英珊瑚樹亦有拔扶南傳曰漲海中有盤石珊瑚生其上善曰後漢黎陽山碑曰山河馮隆有精英兮朱栴鬱金賦曰丹桂植其東莊子瓊枝高百二十里名增罔重阻列真之宇玉堂對雷石室相距藹藹翠幄嫋嫋素女江妃於是往來海童於是宴語斯寔神妙之饗象荒難得而覩和縷鏡曰增罔重阻高仙故曰列真之宇增罔高山也重阻險也向曰玉堂石室皆仙人所居其欄雷相接至也率至也鏡曰幄帷帳也嫋嫋素女謂神女言仙人所居有也良曰江妃解珮與鄭交甫者海童海神也二者皆於此往來宴語也翰審也荒發辭之端醜縷次序也言難知其次第也劉曰吳歌曲曰仙人齋持何等前謁海童爾雅曰荒楚人發語端也善曰馮衍爵銘曰富如江海壽配列真楚辭曰紫其闕方玉堂鄭玄禮記注曰堂前有承雷列仙傳曰赤松子常止西王母石室中徐幹齊都賦曰翠幄浮遊埤蒼曰

嫋嫋美也奴鳥切史記曰秦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王延壽王孫賦曰荒難得而覩縷醜力戈切爾乃地

勢塊朗鳥北點卉木賦老鳥蔓遭藪為圃值林為苑異芩華蘆

敷藟育夏曄于冬倩方志所辨中州所羨高下也卉木賦

蔓言草木盛長而蔓延賦長也鏡曰遭逢也有草曰圃有木曰苑言逢藪草為圃值林木則為苑言不特故為之

者也異芩蘆藟言有植草木多也曄榮兒情盛兒言草木夏榮冬不彫也方志謂四方物上所記錄者若分辨色類

則必有中國之所歎羨也劉曰塊北莽沕也高下不平貞也卉百草惣名楚人語也言林藪井一所在皆為苑圃

有國有家者因天地之自然不復假人功為園圃也爾雅曰芩榮也南土草木通曰冬生故曰藟善曰鵬鳥賦曰

塊北無垠塊鳥朗切北鳥八功廣雅曰賦長也芩苦瓜切爾雅曰藟榮也郭璞曰藟猶藪藟亦草之貞也藟與藟同

更俱切藟與草則藟藟答豆蔻薑彙謂非一江離之屬海

苔之類綸關組紫絳食葛香芽莫石帆凡水松東風扶留

向曰江離香草海苔海菜也屬亦類也 濟曰綸組紫絳
四者皆海中草食葛葛根也香茅亦草石帆而下四者皆
草名也 劉曰異物志曰藿香交趾有之豆蔻生交趾其
根似薑而大從根中生形似益智皮殼小厚核如石榴辛
且香蒟草樹也葉如拼攔而小三月採其葉細破陰乾之
味近苦而有耳并雞舌香食之益美薑藿大如累氣猛近
於臭南夫搏之以為蠶菱一名廉薑生沙石中薑類也其
累大辛而香削皮以黑梅并鹽汁漬之則成也始安有之
藿類也周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所謂薑藿非一也江
離香草也楚辭曰扈江離海苔生海水中正青狀如亂髮
乾之赤鹽藏有汁名曰濡苔臨海出之爾雅曰綸組似組
東海有之紫紫葉也生海水中正青附石生取乾之則紫
色臨海常獻之絳絳草也出臨賀郡可以染食葛蔓生與
山葛同根特大美於芋也豫章間種之香茅生零陵石帆
生海嶼石上草類也無葉高尺許其華離披相貫連雖無
所用然異物也死則浮水中人於海邊得之希有見其生
者水松藥草生水中出南海交趾東風亦草也出九真扶
留藤也緣木而生味辛可食檳榔者斫破之長寸許以合
石貴灰與檳榔并咀之口中赤如血始與以南皆
有之 善曰蒟音納惹火豆切彙音謂綸古碩切布護阜

澤蟬聯陵丘黃 緣山嶽之岳 節 霖 歷江海之流 沆 五

白蒂 帝 銜朱蘂 蘂芳菴 說以茂曄兮菲菲光色炫晃芬馥

嚶職貢納其包匭離騷詠其宿莽 翰曰布護草衆密見澤

謂不絕於丘陵之上黃緣言衆草滋長皆緣上山嶽而生

出曲曰昂纂歷草掩覆於岸而江海波流於草下也枕搖

動也帶花根而綴于枝上朱蘂花也言花生於草若草銜

之 銖曰鬱多狀也凡草初生之謂菴曄曄盛見菲菲美

兒言花卉叢生鬱茂華盛而美之 良曰光色炫晃謂花

卉 向日晃光色之兒芬馥香也 房 嚶蚊類也言香氣積

來如房 嚶之翠飛也 翰曰職貢謂獻於君也納猶入也
包裏也匭匣也謂致於裏匣而貢之離騷云宿莽宿知草
莽長草 劉曰許氏記字曰昂陳隅而山之節也枕搖也
揚雄方言曰凡草生而初達謂之菴包裹也匭猶結也尚
書禹貢曰包匭菁茅菁茅生挂陽可以縮酒給宗廟異猶
也重之是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之一曰匭押也爾雅曰卷
蔬草拔其心而不死江淮間謂之宿莽屈原嘉之以其志
故離騷曰夕覽洲之宿莽 善曰毛萇詩傳曰枕動也淮

南子曰草木之勾萌銜翠載實說文曰蕤草木華垂兒臍
蠟已見蜀都賦賁緣出也呂音節蕤以稅切蕤汝誰切

木則楓柙甲豫章枿櫚侯柳郎枿元枿椿櫚盧文櫚

襄貞櫚薑平仲君遷松梓古度楠南榴留之木相思之

樹向曰皆木名也劉曰楓柙皆香木名也豫章木也異

枿物志曰枿櫚也皮可作索枿櫚樹也直而高其用與

酒枿同枿櫚出武陵山枿櫚出廣州木櫚樹高大其實如

南交趾合浦皆有之枿大樹也其皮厚味甚苦澀剥乾之

正赤煎訖以藏衆果使不爛敗以增其味豫章有之枿櫚

二木名文木也枿密緻無理色黑如水牛角日南有之

枿交趾盧亭有之枿櫚二木名劉成曰平仲之木實白如

銀君遷之樹子如瓠形松梓二木名古度樹也不華而實

子皆從皮中出大如安石榴正赤初時可煮食也廣州有

之南榴木之盤結者其盤飾文尤可以作器建安所出最

大長也枿思大樹也枿理堅邪斫之則文可作器其實如

珊瑚歷中不變東台有之善曰枿音郎枿音尤枿音尤

切櫚音襄宗生高岡族茂幽阜擢本千尋垂蔭萬畝攢柯

挈女莖重葩掩葉輪菌戶虬蟠盤埔楚塹除鱗接榮色雜

糅女又綢繆繡霄露霍徒霽徒旭許日晡烏時蒲與風颿

搖颿颿於颿力颿搜颿留鳴條律暢飛音響亮蓋象琴

筑竹并奏笙竽俱唱濟曰言之木宗族茂於岡阜也幽遠

千尋傍垂蔭萬畝之地向曰挈亂也葩花也言木攢其

枝柯亂其莖蒂花葉重疊以相掩覆輪菌屈曲兒虬龍也

埔塹相重疊兒言木形屈曲如龍之蟠相重若魚鱗相接
也銑曰糅雜彩色綢繆繁密兒五色曰繆言花有彩色
繁密相錯如繡也向曰宵夜也旭早也霍霍霽重負掩
亭昏暗兒言木茂盛夜含重露朝映赫日常晡然皆暗也
銑曰與風颿颿謂木搖動於風颿颿颿風聲之律絲竹
音韻也暢通亮高遠也言風之鳴也條聲通音律音響高
遠也此重言風搖林木之聲又如此音樂劉曰莊周曰
匠石見樹百圍其臨千仞而後有枝此大樹之屬也善

日許慎淮南子注曰挈亂也女居切掩重也於劫切鄒陽
上書曰輪困離奇埴絜相重之兒埴楚立切絜除立切毛
詩曰旭日始且曉亦闇也房妹切颯颯風聲也颯於酉切
颯力久切颯所求切颯音留律謂籟也殷仲又所謂幽律
是也說文曰莛似箏五絃之樂也世本
日隨作等鄭玄周禮注曰三十六簧也其上則有猿父哀
吟揮昆子長嘯狄又廳吾裸然騰越教飛超小爭接懸垂
競游遠枝驚透沸亂牢落暈輝散哀吟於林木之上揮子
獸名此重言風搖林銑曰狄廳裸然亦猿之類騰越飛
超言其輕捷也翰曰言猿猴之類爭接木之懸垂游遠
枝也此言猿猴之類羣游忽遇人則驚亂如牢落沸稀踈
也羣雉也雉之驚散以不群偶而去後恍之類驚走亦如
雄之散也劉曰吳越春秋曰越有處女於出南林之中
越王使使聘問以劍戟之事處女將比見於越王道逢老
翁自稱素表公問處女吾聞子善為劍術願一觀之女曰
妾不敢有所隱唯公試之於是素表公即跳於林竹槁折墮
地處女即接素表公素表公操本以刺處女女應節入三入因
舉枝擊之素表公即飛上樹化為白猿遂引去異物志曰猿

猿類露鼻尾長四五尺樹上居雨則以尾塞鼻建安臨海
比有之廳大如猿肉翼若蝙蝠其飛善從高集下食火煙
聲各人號一名飛生飛生子故也東晉諸郡皆有之裸然
猿狖之類居樹色青赤有文曰南九真有之楊雄方言曰
透驚也善曰山海經曰獄法之山有獸狀如大人面見
人則笑名猓猓胡奔切枝乘免園賦曰騰涌雲亂葉羣散
猓余勿切趨吐其下則有梟結羊麋狼猓八猓翼俱猓
象於烏菟徒之族犀兕似之黨鈎爪鋸牙自成鋒穎精若
曜星聲若雷霆名載於山經形鏤於夏鼎濟曰其下謂林
名族種黨類也良曰言此羣獸爪如鈎戟牙如刀鋸鋒
穎言利也精目精也言其目如星之光其聲如雷霆之震
梟羊一名萬萬如人面長脣黑身有毛及踵見人則笑左
手操管海南經所云也異物志云麋狼大如麋角前向有
枝下出反向上長者四五尺廣州有之常居平地不得入
山林山海經曰南海之外有猓猓狀如猓龍首食人猓虎
屬也或曰能化為人也象生九真曰南山中大者其牙鼻

長一丈於菟虎也江准間謂虎為於菟犀狀如水牛頭似
豬四足類象倉黑色一角當額上鼻上角亦墮也又有小
角長五寸不墮性好食棘口中灑血武陵已南山中有之
兕獸也似牛左傳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
牧儔鼎象物而為之備使人知神姦故入入山澤林藪不
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故曰形鑊於夏鼎善曰麋
在西切猓於八切猓以主切淮南子曰勾爪鋸牙於是摯
矣禮記曰刀却升投類鄭玄曰類鋒也摯伯陵答司馬遷
書曰有能見其竹則簣云當林筵於桂箭射筒抽由梧
有篁篁匠勞有叢志向曰並竹也竹叢曰篁劉曰異物
六寸一節相去六七尺或相去一丈廬陵界有之始與以
南又多小桂夷人績以為布葛林筵是表公所與越女試
劍竹者也桂竹生於始與小桂縣大者圍二尺長四五丈
箭竹細小而勁實可以為箭通竿無節江東諸郡皆有之
射筒竹細小通長丈餘亦無節可以為射筒筒及由梧
竹皆出交趾九真篁竹大如戟檣實中勁強交趾人銳之
為矛甚利勞竹有毒夷人以為舢刺苞筍尹思抽節往往縈
獸中之則必死貧于君切篁芳艸切苞筍

結綠葉翠莖冒霜停雪楠所蠹蓄森萃烏葦而蕭瑟植

藥嬋娟緣一玉潤碧鮮梢雲無以踰嶰解谷弗能連鸞音驚

仕食其實鸛鵲擾其間濟曰苞謂筍皮抽節謂進長也往

蠹深長兒森清蔭之狀萃聚也葦葦茂盛兒蕭瑟聲也
向日檀藥嬋娟皆美貞玉潤碧鮮言竹色如玉碧之鮮潤

碧亦玉也良曰言雖梢雲之高亦不能踰也嶰谷山名
生美竹言亦不能連也翰曰鸞鵲鳳皇非竹實不食鸛

鵲鳳類擾亂也言亂處竹間也劉曰苞筍冬筍也出合
浦具味美於春夏時筍也見馬援傳漢書天文志曰見梢

雲其說梢如樹也嶰谷崑崙比谷也黃帝詔伶倫為音律
伶倫乃之崑崙陰取嶰谷之竹斬其厚均者而吹之以為

黃鍾之管鸞鵲鸛鵲皆鳳類也非竹實不食黃帝時鳳集
東園食帝竹實終身不去馴擾善也善曰楠蠹盛茂貞

目犯也枚乘兔園賦其果則丹橘餘甘荔枝之林檎柳無
曰脩竹檀藥夾水

柯柳以葉無蔭龍眼橄敢欖覽探市榴瞻禦霜結根比景之

陰列挺衡山之陽

向曰皆藥木及果名禦霜謂冬熟也此景國名衡山南岳也言此果木結根列

補生於此處

劉曰薛瑩荆揚已南異物志曰餘耳如梅李核有刺初食之味苦後口中更甘高涼建安昔有之荔

枝樹生山中葉綠色正赤肉正白味甘檳榔樹高六七丈正直無枝葉從心生大如楮其實作房從心中出一房數

百實實如雞子皆有殼肉滿殼中正白如苦澀得扶留藤與古實灰合食之則柔滑而美交趾日南九真皆有之椰

樹似檳榔無枝條高十餘尋葉在末如束蒲實大如瓠繫在樹頭如挂物也實外有皮如胡桃核裏有膚白如雪厚

半寸如豬脂味美如胡桃膚裏有汁外餘清如水美如蜜飲之可以愈渴核作飲器也龍眼如荔枝而小圓如彈丸

味甘勝荔枝蒼梧交趾南海合浦皆獻之山中人家亦種之檳榔生山中實如雞子正青甘美味成時食之益善始

興以南皆有之南海常獻之探探子樹也生山中實似梨冬熟味酸丹陽諸郡皆有之榴榴子樹也出山中實亦如

梨核堅味酸美交趾獻之善日敢音敢攬音覽探市瞻切漢書音義如淳曰比景日中於頭上景在已下故名之

比景比方利切宋玉笛賦曰余常觀於衡山之陽

素花斐丹秀芳臨青壁係紫房

鵬鵠南翥而中留孔雀綵會羽而翱翔山雞歸飛而來棲

翡翠列巢以重行

胡剛反美而且芳銑曰斐美兒也言果木之花其經此果木之中翫其茂盛遂留未去也孔雀以五色羽

翰亦常飛集其中良曰山雞翡翠皆鳥名亦棲巢於中重行言多也劉曰鵬鵠如雞黑色其鳴自呼或言此鳥

常南飛不北豫章已南諸郡處處有之孔雀尾長六七尺綠色有華彩朱崖文趾皆有之在山草中山雞如雞而黑

色樹棲晨鳴今所謂山雞者鶯蜩也合浦有之翡翠巢於樹顛生子夷人稍徙下其巢子未飛便取之皆出於交趾

鬱林其琛賂則琨瑤之阜銅錯買苦之垠銀火齊去之寶駭

雞之珍頰盈丹明璣金華銀撲紫貝流黃縹匠碧素玉隱

賑之歲非褭懷雜捕甲楚幽屏井精曜潛頰迴碧列陟直山

谷碕巨岸為之不枯林木為之潤黷隨侯於是鄙其夜光

宋玉於是陋其結綠

良曰琛賂珍寶也琨瑤玉名錯白鐵

翰曰火齊寶名駭雖犀角也雞見則驚之類也隱賤言多也歲暮排積見難掩幽屏謂難生隱有異光也碧摘也墜落則寶玉之光雖在幽僻之處常顯然潤黷潤黷色盛也泉生明珠而岸草不枯玉在於山林木陋鄙不可尚言此所山可謂貴也劉曰琛寶也賂貨也詩云來獻其琛大路南金琨瑤皆美石也錯金屬也禹貢楊州貢金三品謂金銀銅也異物志曰火齊如雲母重沓而可開色黃赤似金出曰南嶺赤也丹砂也出山中有尤禹貢荊州貢丹璣珠屬也朱崖出珠金華采者銀朴銀之在石者紫貝以色言之流黃土精也淮南子曰夏至而流黃澤縹碧素玉者亦以色言也若者言其有如銀摘而墜落山谷者淮南子曰積壘琤玉以純脩琦張衡南都賦曰隋珠夜光張祿先生曰宋有結綠隨侯宋玉於此各鄙其實也善曰尚書曰瑤琨篠簜孝經接神契曰神靈磁液則犀駭雞宋衷曰角有光雞見而駭也劉欣期交州記曰金華出珠崖謂金有華采者埤蒼曰歲暮不平也幽屏

謂生處也磬嶺謂磬深而有光嶺說文曰磬擗空青珊瑚墜之孫卿子曰言無小而不可聲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水潤淵生珠而崖不枯許慎淮南子注曰磬長邊也巨衣切

其荒陬子譎史詭鬼則有

龍穴內蒸雲雨所儲陵鯉若獸浮石若桴音雙則比目片

則王餘窮陸飲木極沈水居泉室潛織而卷綃淵客怳

慨代苦而泣珠開北戶以向日齊南冥於幽都向曰言其荒遠厥隅之所

也譎詭怪異也近水有龍穴其內蒸氣為雲南故云儲儲積也濟曰陵鯉似鯉魚四足如獺故云若獸浮石石之

輕者水中浮泛猶如桴棹也良曰雙行者為比目隻行者為王餘片隻也皆魚名向曰窮高也言高陸之地無

水斬木取汁飲之極沈水居有甚沈溺之處人居於水中此說人所居處也泉室則水居者俗傳蛟人從水中出於

人間賣綃綃則綃也又云蛟人寄人家臨去乃泣珠於盤留遺主人怳慨泣兒言曰南人開北戶向曰以就明

則以南為幽都亦如中國之見北也劉曰陬四隅也湘東新平縣有龍穴穴中黑土天旱人人便共以水沾此土

則暴雨應之常以此請雨也陵鯉有四足狀如獺鱗甲似
鯉居土穴中性好食蟻楚辭曰陵魚曷止王逸曰陵魚
鯉也浮石體虛輕浮在海中南海有之北目魚東海所出
王餘魚其身半也俗云越王繪魚未盡因以其半棄之為
魚遂無其一面故曰王餘也朱崖海中有渚東西五百里
南北千里無水泉有大木斬之以盆甕承其汁而飲之水
居鮫人水底居也俗傳鮫人從水中也曾寄寓人家積日
賣綃綃者竹孚俞也鮫人臨去從主人索器泄而出珠滿
盤以與王人曰南人北戶猶曰北人南戶也善曰尚書
曰宅朔方曰幽都謂日既往北則南冥與幽都同王餘泉
客皆見博物志窮陸見後漢書史記曰其四野則畛之
秦始皇地南至北向戶北據河為塞
綴無數膏腴兼倍原隰殊品宏隆異等都政象耕鳥耘
此之自與改穡提秀菰孤穗詞於是乎在向曰軫陌中也
言阡陌道路多不可數膏腴謂良沃地也兼倍言良沃之
地而獲倍於餘都廣平曰原下濕曰濕品類也宏隆下也隆
高也言原隰高下等類殊異翰曰穡麥也菰草名其子
有米可食故云穗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畛舊田有徑

路也之引切說文曰畛陌間道也知備切說文曰資汗
郭下也於負切越絕書曰舜死蒼梧象為之耕禹葬會稽
鳥為之耘左傳曰生炎海為鹽採山鑄錢國稅再熟之稻
入之道於是乎在鄉貢八蠶之繇銑日南人種稻一歲再熟有蠶一歲八育
鄉貢八蠶之繇銑日南人種稻一歲再熟有蠶一歲八育
渾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煮海為鹽國用富饒異物
志交趾稻夏熟農者一歲再種劉欣期交州記曰一歲八
蠶繭出徒觀其郊隧之內奧都邑之綱紀霸王之所根柢
日南也帝開國之所基址郭郭周匝重城結隅通門二八水道陸
衢所以經始用累千祀也憲紫宮以營室廓廣庭之漫漫
寒暑隔閼蓋五於邃宇虹蜺迴帶於雲館所以跨踣煥炳萬
里也向曰徒觀者重美之詞也郭外曰郊郊外曰隧郊隧
之內言深奧也為天下都邑之綱絕向曰言吳郡
之土地富有可以為霸王深根固柢開國之基址柢亦根
也銑曰結隅謂城角相對水道言郭郭之內有門十六

水道兼通也。良曰：經營也。言今所以經營郡邑，始於此者，將傳於千年也。向曰：憲法也。廓開也。漫漫，寬大兒言。法天紫微星以營宮室，開廣庭之寬人。翰曰：言官室深邃，冬則寒氣隔而不入，夏則熱氣闔而不來，雲節館名言。此館至高，虹蜺之氣繞帶於傍也。迴繞也。跨時特立也。煥炳言其宮室光耀深遠也。劉曰：爾雅曰：抵本也。吳與周並世，世稱王自泰伯至闔閭二十五世，益強夫差為盟主。故曰：霸王之所根據也。越絕書曰：吳郭周匝六十八里，六十步，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水門八，陸門八，其二有樓，名門者，車船並入，昌門今見在銅柱石填地，大城中所有小城周十二里，亦有水陸門，皆闔閭宮在高平里，寒暑所闔，謂冬溫夏涼。善曰：西都賓曰：虹蜺迴帶於勢，捐造姑蘓之高臺，臨四遠而特建帶朝夕之濬池，佩長淵之茂苑，窺東山之府，則瓊寶溢目，觀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衍。翊戰反。濟曰：姑蘓臺名，建立也。言臺高臨四望，遠而孤立，濬深也。吳有朝夕池，謂潮水朝盈夕虛，因為名焉。長洲茂苑，言因江海洲渚為之，佩帶猶近也。翰曰：觀視也。吳之東出多寶玉，如府庫也。海陵倉名紅粟，謂儲久而

色赤，流衍溢目，謂多而廣也。劉曰：姑蘓吳臺名也。善曰：越絕書曰：吳王起姑蘓之臺，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史記曰：越伐吳，敗之姑蘓。漢書伍被曰：子胥云：見麋鹿遊姑蘓之臺，然姑蘓即姑蘓也。漢書枚乘上書曰：夫漢諸侯方輸謂錯出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向，不如海陵之倉，脩治上林園，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遊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蒼頡篇曰：觀索視之，見帥蟻切。漢書曰：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起寢廟於武昌，作離宮於建業，闔閭之所營采，夫差之遺法，抗神龍之華殿，施榮楯尹而捷獵崇臨海之崔嵬，飾赤鳥之曄曄。于輒。翰曰：武昌建業皆郡名，闔閭也。闔閭殿之法度也。向曰：神龍殿名，句踐將伐吳，作榮楯嬰以白壁，縷以黃金，狀如龍蛇，以獻吳王，王受之，施於姑蘓臺。捷獵，列次兒言。今起神龍殿，亦施此物。臨海赤鳥二殿名，崔嵬高大兒言。曄曄光盛兒。劉曰：吳前都武昌，後都建業，言離宮者，明非吾舊都也。神龍建業王殿名，臨海赤鳥二殿名也。越絕書曰：昔越王勾踐欲伐吳，大夫種蠡對以九

術於是作榮楯嬰以白壁縷以黃金狀類龍蛇以獻吳王
王大悅子胥諫曰王勿受也王不聽遂受之闔閭造吳城
郭宮室夫差增崇侈靡故曰闔閭間之所營采夫差之遺
法而施榮楯也春秋左氏傳曰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玩
好必從歡
樂是務
東西膠葛南北崢嶸房櫳對楹是連閣相經閣

闔閭決詭異出奇名左稱寧崎依巨右號臨砌日苦耕反銑

兒崢嶸峻嶮嶮兒濟日房櫳室之疎也梲窻也言房皆對
窻開道連而相經過也翰日言門戶譎詭而奇異也寧

砌臨砌皆險峻也善日膠葛長遠之兒魯靈光殿賦曰
洞膠葛其無垠說文曰櫳房室之疏也又曰橫惟屏屬然

則門櫳之庶通名橫橫與梲音義同寧砌臨砌闔閭名也砌口耕切雕藥鏤築節青瑣丹楹

圖以雲氣畫以仙靈雖茲宅之夸麗曾未足以少寧思比

屋於傾宮畢結瑤而構瓊濟日藥拱也窠斗也昔雕鏤其

色楹柱也塗以赤色故曰丹楹翰日言於殿內畫作雲
氣彩圖神仙靈奇之物言雖居此非麗蓋未足為安謂更

欲奢侈也銑日上言未足少寧今復思比屋於築之傾
宮以瑤為臺以瓊為室劉日汲郡地中古文冊書曰築

築傾宮飾瑤臺紂作瓊室立玉門言其夸麗善日鄭玄

禮記注曰沛謂之淦音節左氏傳曰丹桓宮楹杜預曰楹
柱也高闔有閼杭洞門方軌朱闕雙立馳道如砥樹以青槐

亘以淥水玄蔭耽耽耽清流疊疊音尾向日闔宮中之

並車也言通門可以並車而行也濟日馳道天子行出

之道砥平也良日亘橫也言淥水橫流於其道向日
耽耽青槐蔭深之狀疊疊淥水徐進之勢善日李充德

陽殿賦曰朱闕巖巖漢書音義應劭曰馳道天子之道毛
詩曰周道如砥漢日賈山上書日秦為馳道樹以列寺七

青松然古之表道或松或槐也韓詩日疊進也

里俠棟陽路也營櫛比類廨署棊布橫墟查責下邑屋隆

夸口長千延屬飛薨萌舛互向日寺司也言官司羅列廣
路向南之道翰日櫛梳也也營軍衛相次如梳齒相比
廨謂公廨宅署如棊之分布銑日橫塘查下閭巷各隆

盛也夸奢也言此中之人競作奢盛 向曰長干地名延
屬言邑室相連也飛薨并互言棟宇相交互也 鑿曰建
業宮前官寺俠道七里也廨猶署也吳有司徒大監諸署
非一也橫塘查下皆百姓所居之區名江東謂山岡間為
干建鄴之南有山其間平地吏民居之居號為干中有大
長干小長干皆相屬疑是居稱干也韓詩曰考盤在干也
下而黃曰干 善曰應劭風俗通曰今尚書御史謁者所
止皆曰寺俠棟棟相俠也古合切陽路路陽也毛詩曰其
崇如櫛 其居則有高門鼎貴魁岸豪桀虞魏之昆顧陸
之裔岐嶷繼體老成奕世躍馬疊跡朱輪累轍陳兵而歸
蘭錡魚內設冠蓋雲蔭閭閻噓銑曰鼎貴鼎食者魁岸
長見虞魏顧陸皆吳之
貴姓也昆後也裔苗裔也岐嶷少而賢者能繼祖考之德
老成者亦少而有長老之道衣冠赫奕不絕於代 翰曰
躍馬良馬疾行也朱輪以朱飾車也疊跡累轍言其衆多
也 銑曰言躍馬朱輪之人皆出入陳兵也蘭錡兵戈之
格而設之於內 向曰冠蓋如雲之蔭而閭巷為其闐噓
劉曰應劭曰鼎始也乃祖乃父已來皆貴故曰鼎貴也虞

魏顧陸吳之舊姓也昆裔皆後世也賈捐之傳石顯方鼎
貴躍馬騰躍之謂也蔡澤傳曰躍馬肉食西京賦曰武庫
禁兵設在蘭錡 善曰後漢書云江充為人魁岸毛詩曰
克岐克嶷又曰雖無老成人謝承後漢書曰王公位二千
石奔世相襲揚憚 其隣則有任使之靡輕詔 之客締細
書曰朱輪者十人 其隣則有任使之靡輕詔 之客締細
交翩翩儼卑從用奕奕出躡珠履動以千百里讌巷飲飛
觴舉白翹關扛 鼎并射壺博都 陽暴謔中酒而作翰
以義示人人皆信之曰任輕死重義曰俠靡美也輕詔之
客謂輕捷之人言其隣近之處相次有之 向曰締結也
翩翩往來見言其結交而往來儼者所以道引於其也從
者皆從於後奕奕盛兒 濟曰躡蹈也以珠飾其履者動
以千百言多也 良曰行觴疾如飛也大白杯名有犯令
者舉而罰之 翰曰翹扛皆舉也關門關也鼎大鼎也手
舞曰抃壺投壺也博博奕也 向曰鄒陽郡人性多躁急
酒半酣之時好為暴惡之戲中酒為半酣也 劉曰靡美
也揚子法言曰聶政荆軻刺客之靡締結也賈誼過秦論
曰締交白罰爵名也漢書曰引滿舉白鄒陽人俗性暴急

何晏云鄱陽惡戲難與曹也鄱陽本豫章縣善曰漢書
曰季布為任俠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漢書述
曰江都輕詭薄為也高誘淮南子注曰詭輕利急疾也詭
音眇史記曰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趙使欲夸楚為玳瑁
簪刀劍室皆以珠飾之請春申君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
上客皆躡珠履使大慙列子曰孔子勁能招國門之關而
不肯以力聞招與翹同扛舉也扛鼎已見西京賦漢書贊
曰元帝時覽拚射孟康曰手搏為拚壺投壺也禮有投壺
論語曰不有博奕者乎於是樂只衍干而歡飲無匱都輦殷而四輿
來暨水浮陸行方舟結駟唱棹轉轂昧旦求日向曰只辭也衍樂也
飽而飲酒曰飲匱乏也翰曰都輦天子所居之處殷盛
輿遠暨至也言帝都殷盛而四遠之人皆來至也方舟並
舟也結駟連騎也向曰唱棹鼓棹行而欲也轉轂謂言
方舟結駟唱棹轉轂自早口而至於暮故云求日也劉
日昧且清晨也左傳曰昧且丕顯善曰毛詩曰其樂只
且又曰嘉賓式宴以衍飲已見上文輦王者所乘故京邑
之地通曰輦焉漢書曰殺身靡骨死事輦轂下楚辭曰開
青驪結駟齊千乘漢書曰轉轂百數毛詩曰且以永日開

市朝而普納橫闐闐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塵并都鄙而為
一士女仲胎勅工賈駢坐蒲紵衣絺服雜沓從先華輕
輿按轡以經隧樓舉舉帆而過肆果布輻湊而常然致
遠流離與珂苦玳音遂何音遂苦音遂玳音遂何音遂苦音遂玳音遂
市中空地混同品物於此也并都鄙而為一者言都中及
邊鄙之人皆通貨物而來并在此一所統曰仲胎立視
見駢坐闐駢相次兒坐次也良曰縱上萃集也雜沓多
亂之兒向曰輿車也按轡緩行也隧市中道也言水流
通市故樓舡過於肆也輻湊來者常也流雜珂玳皆寶各自遠
至也劉曰混同也仲胎立視也今市聚人謂之立胎南
方多絺葛故曰紵衣絺服也樓船船有樓也輿者船帳也
地理志曰越多犀象玳瑁珠璣銅銀果布之湊黃支國多
異物入海布明珠流離果橘柚之屬在笮紵之屬近海多
寶物湊會處也玳老鵬化西海為玳已裁割若馬勒者謂
之珂玳者珂之本璞也日南郡出珂玳善曰楚辭曰覽

涕而佇胎許慎淮南子注曰坐相連也扶必切羽獵賦曰
萃滋流溶埤蒼曰從走兒先輩切漢書有樓船將軍班音
戊縹縹賄紛紜器用萬端金溢磊珂可珠琲對闌干桃笙

象簞韜於筒中蕉葛外越弱於羅紈濟曰縹賄貨名紛紜
多兒 翰曰金二十

四兩曰一溢貫珠曰珠磊珂闌干皆言多也 濟曰韜藏
也桃笙竹簞與象牙簞皆藏於竹筒而致貢也 銑曰蕉

葛外越皆布類弱於羅紈言細薄 劉曰縹賄夷貨名也
扶南傳曰縹賄布帛曰縹金二十四兩為溢史記貨殖傳

曰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溢磊珂眾多兒琲貫也珠十
貫為一琲桃笙桃枝簞也吳人謂簞為笙又象牙以為簞

涇所喜立樂巧力交貿木相競誼宣譁花 曄曄甲芬
立所喜立樂巧力交貿木相競誼宣譁花 曄曄甲芬

葩蔭映揮袖風飄而紅塵晝昏流汗霖霖而中塗泥

寧奴定 向曰涇喜言語不止兒樂縹縹錯亂兒交為貿易
相與競利也 誼譁望叩皆聲也 芬葩蔭映人眾多而相

映也揮袖謂人眾之甚也言各動袖求風而得塵起晝日
皆暗汗流於地而道路有泥涇霖霖小雨言汗似之 善

日蒼輶篇曰方言曰縹猥也奴巧切方言曰望吁橫切望
通也說文曰叩吸也史記蘇秦說齊王舉袂成帳揮汗成

雨富中之珉貨殖之選乘時射利財豐巨萬競其區宇則

并疆兼巷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銑曰富中之珉謂肥沃
田中所居人也言其貨

殖之所選擇者唯乘賤而收之及貴而出乃得財物多至
於巨萬也 翰曰言富家吞射并兼他人之疆巷盡為已

有珠服以珠為飾玉饌言珍美而比於玉 劉曰越絕書
曰富中大塘勾踐治以為義田肥饒故謂之富中珠服珠

繻之屬也玉食者尚書曰玉食言富中之食貨殖之選者
各利所以能豐其賤也并疆踰田畝也兼巷踰里閭也

善曰說文曰毗田人也孔趨起喬材悍 壯此焉比廬捷若
安國尚書傳曰自賢曰矜矜矜喬材悍 壯此焉比廬捷若

慶忌勇若專諸危冠而出竦劍而邇扈帶鮫函拔投屬鏤

力駒 向曰言壯勇之人此中比屋皆是 銑曰慶忌吳
王僚子也吳王將殺之逐之不及射之不中其捷如此專

諸亦吳之勇士翰曰危冠高冠也竦劍謂帶劍竦立而趨
良曰扈者從君主行也鮫函者以鮫皮飾刀技投屬鏤劍

名也皆帶以從君行也 劉曰秦零陵令上書曰荆軻挾
匕首刺陛下陛下以神武扶掄長劍以自救謂此也韓
非子曰解其長劍免其危冠離騷曰扈江離楚人謂披爲
扈鮫魚甲可爲鎧淮南子曰鮫草犀兕爲甲冑也周禮曰
燕無函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傳曰賜子胥屬鏤
以死凡此皆其器用之事義亦其士俗所能出有嘉服用
也 善曰成公綏洛襍賦曰趨才逸態育水善浮呂氏春
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謂要離曰吾常以馬逐之江上
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抱而不能中高誘曰慶忌吳王
僚之子也左傳曰吳公子光享王鱗諸賓劍於魚中以進
抽劍刺五藏鏹施 於人去戲伐自閭家有鶴豚戶有犀渠
軍容蓄用器械兼儲具鉤越棘純鈞湛盧戎車盈於石城
戈舡掩於江湖 向曰吳謂矛爲鏹舡也言其兵仗不須
之特藏楯之器亦自閭里取之鶴豚犀渠皆楯名車容則
矛戟之類儲積也兼儲蓄積也 良曰吳鉤劍類越棘戟
也純鈞湛盧二劍名也 濟曰石頭賦中置府庫軍儲故
云盈於石城才舡掩於江湖言其多遂至掩蔽於水 劉

曰鏹矛也揚雄方言曰吳越以矛爲鏹舡楯也鶴豚矛也
矛戟如鶴豚者謂之鶴豚犀渠楯也國語曰奉父犀渠軍
容入國則人德之國容入軍則人德之弱越絕書曰閭閻
重莫耶乃復命國中作金鈞有人貪王賞之重殺其兩兒
以血釁鈞遂成二鈞獻之閭閻諸官求賞王曰爲鈞者衆
多而子獨承賞何以異於衆人之鈞乎曰我之作鈞以殺
二子成兩鈞王曰舉鈞以示衆人之鈞者是也於是鈞師向鈞
而哭呼其兩子之名吳鴻扈稽曰我在此王不知汝之神
也聲未絕於口兩鈞俱飛著於父之背吳王大驚曰寡人
誠負子適賞之百金遂服其鈞越絕書曰昔越王勾踐有
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蜀王召而問之對
曰歐冶子因天池之積悉其技巧一日純鈞二曰湛盧三
曰莫耶四曰豪曹五曰巨闕石城石頭鴈也在蓬萊西臨
江其中有庫藏軍儲戈船船下有戈也江湖二水名也
善曰禮記曰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鄭玄曰越國名也
環濟吳紀曰建安十七年城露往霜來日月其除草木節
石頭越絕書伍子胥船有戈 露往霜來日月其除草木節
解鳥獸脂突 膚觀鷹隼 尹誠征夫坐組甲建紀姑命官帥

而擁鐸將校獵平具區

濟曰露秋也霜冬也除去也言秋往冬來日月將去草木凋落而鳥獸膚體皆肥臍也

組甲以黑索連甲也祀姑幡名坐猶積也官官司帥將帥

樂日月其除國語曰本見而草木節解本氏也謂霜降之後生氣既衰草木枝葉皆聖解也臍肥也左氏傳曰肥臍謂畜之碩大蕃滋也漢書曰鷹隼未擊增弋不施於蹊隧

於此時也可以戒戎夫左氏傳曰褻糧坐甲又曰組甲三千馬融曰組甲以組為甲祀姑幡也磨簇之屬也國語曰

吳王夫差出軍與晉爭長晉乃戒亦中令服兵擐甲陳士卒官帥肆鐸達肥胡此吳軍容之舊制也周禮校人中大

夫掌五田獵之馬校千二百九十六匹具區澤名

也任吳之西善曰爾雅曰吳越之間有具區澤名

忽狼臙呼夫南西屠儋合耳黑齒之酋由金鄰象郡之渠

鳥必戎許鳳幽香韋韞合雪徒驚捷先驅前途向曰六者

金隣國名象郡郡名西渠皆長也良曰羈戰至驚捷並馳走之兒向曰言蠻夷西渠之類為吳王先驅前道也

劉曰異物志曰鳥嶺南夷別名也其落在深山之中其種族為人所殺則居其死所且同殺主若有過之者是與非

則仇而食之狼臙金知良夫南特有才巧不與衆夷同西屠以草染齒潔白作黑儋耳人鑲其耳匠夫南之外有

金鄰國去夫南可二千餘里土地出銀人衆多好獵大象生得其死則取其牙會渠皆豪帥也象郡今日南郡也又

有象林郡善曰羈戰鳳香衆馬走兒羈必幽切戰呼橘切喬以出切韞雪走疾兒韞素合切俞騎騁路

指南司方方出車輦輦被練鏘鏘吳王乃巾玉輅輅

驕驕音旗魚須常重光攝烏鳥號佩干將羽毛揚蕤雄

戟耀鉉貝冑象珥織幟文烏章六軍約服四騏其龍驤

襄向曰俞驕引路人也指南車名上有木人常指其南方故曰司方輦輦車聲練甲也鏘鏘行列兒巾飾輅車也

兩馬駕車曰輅輅輕車也驕驕良馬也良曰旗旌旗也魚須魚之鬚鬚以為旗竿常備也畫日月形故曰重光

翰曰烏號弓名攝而彎之干將劍名濟曰羽旌旗類揚動也蕤羽毛好兒鉉戟刃之端明兒有光耀也翰曰

揚動也蕤羽毛好兒鉉戟刃之端明兒有光耀也翰曰

揚動也蕤羽毛好兒鉉戟刃之端明兒有光耀也翰曰

揚動也蕤羽毛好兒鉉戟刃之端明兒有光耀也翰曰

揚動也蕤羽毛好兒鉉戟刃之端明兒有光耀也翰曰

揚動也蕤羽毛好兒鉉戟刃之端明兒有光耀也翰曰

胃兜鍪也飾之以貝寶弭弓鞘飾之以象牙織當作幟字
之誤也言旗幟之上畫為鳥文天子六軍約謂下同服
馬也驥舉也謂四馬如龍之飛舉也 劉曰管子曰桓公
北征孤竹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而右袂衣走馬管仲
曰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登山
之神見且走馬前導也袂衣示前有水也右袂衣從右方
涉也至卑耳之溪有贊水者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
涉其深至膝已涉大濟也指南指南車也鬼谷子曰鄭人
取王必載司南之車為其不惑也鏘鏘行步兒也左傳曰
被練三千馬融曰被練為甲者所服也王輅以王飾車也
不與驢馬也左氏傳曰唐成公如楚有兩驢驢馬子常欲之
驢驢鳥也馬似之旂旌旗之屬交龍為旂以魚須為柄也
有日月為常重光謂日月重光也烏號拓名以為弓淮南
子曰為號之弓無弦而射于將劍名胄兜鍪以貝飾之弭
弓末以象飾之鳥章為章也左氏傳曰豹服振振約同
也 善曰毛詩曰大車檻檻子虛賦曰麋魚須之撓旃史
記趙良曰屈強之勁矛干將之雄戟又曰貝胄朱綬又曰
象弭魚服又曰織文鳥章又曰乘峭格周施量衡尉尉普
其四驥南都賦曰馬鹿超而龍驤

張單罕瑣結毳巾蹄連網法魚以九疑禦以沅元湘輜由

軒蓼了擾殼 騎燭于煌 向曰峭高也格張網之木也周

徧而張之單罕皆網名如瑣之連結也網網畔魚繩撏連

諸網也 銑曰陟闌也九疑山名言遮闌禽獸以取之禦

禁也沅湘二水名言於水畔為藩落也言騎之張弓而行也燭煌

軒輕車也蓼擾亂兒殼張弓也言騎之張弓而行也燭煌

疾兒 劉曰莊周曰峭格羅絡置罟畢罕皆鳥網也毳麋

網周易曰蹄所以免得免而忘蹄陟闌也因山谷以遮

獸也禦禁苑也謂為藩落也揚雄羽獵賦曰禦自涇渭九

疑山名沅湘水名輜輶也詩云輜車鑾鑾殼騎張弓弩之

也祖徯徒搏拔距投石之部後臂駢脇在趯子獷猛獫狁

鷹騰 鷲視參 南譚拉 答掇 若離若合者相與騰躍乎

莽 之野 翰曰祖徯露肘膊也徒搏以手擊獸而殺

士之部伍者後臂善射駢脇亦壯士也狂進走也獷狁勇

也隣目精也言壯勇之士如鷹鷂之目以視人向曰參譚

玃相隨衆兒而離合不常莽賈廣大兒言相與騰躍於
廣大之野騰躍猶飛走也 劉曰爾雅曰祖禡肉祖也詩
云祖禡暴虎技距謂兩人以手相案能技引之也超踰躍
也投石舉石以投擲也王翦傳曰投石技距猿臂通有也
漢書李廣猿臂爲武騎常侍史記商君傳趙良謂鞅曰君
之出多力而駢脇者參乘左傳晉文公駢脇也趨走也
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曰騰而狂趨子召切說文
日犬獾不可附也子猛切獾壯勇之兒其羣切 千鹵父
殊鋌蟬 賜以夷勃盧之旅長殺短兵直髮馳騁儼許仇
他全步並銜枚無聲悠悠旆旌者相與聊浪 郎平昧莫之
弔銕曰千鹵楯也及鋌戈類也賜夷甲名勃盧矛也殺亦
放蕩也昧莫有林木暗暝之處言相與放蕩逐獸至於此
短兵刀劍也尚書曰稱爾干戈過秦論曰流血漂鹵廣雅
曰殺矛也呼狄切楚詞曰車錯轂兮短兵接方言曰儼仇
疾也漢書曰相如弔二世曰全入曾宮之嗟峨音義均並

也周禮銜枚氏下士鄭玄曰止言語囂也枚大如箸橫
銜之毛詩曰有聞無聲又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悠悠流
兒也昧莫廣大兒也 鉦 鼓疊山火烈燄 林飛焰 善木淳
也聊浪放曠兒也

煙載霞載陰拉魯攝力雷破 郎崩密陀 岑鳥不擇木獸

不擇音 間火燄隨風而飛煙氣滿山而得火氣時盛時衰

如天有霞有陰 濟曰齋岑小山也言士卒鼓怒山乃崩
地拉攏木摧傷之聲雷破山崩聲也鳥獸遭逼迫鳥不暇

擇木而棲獸不暇擇音而出言困甚也 劉曰疊振疊也
鳥擇木而棲左傳曰鳥則擇木又曰鹿死不擇音鹿得美

草啣啣而鳴至於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出音急之至也凡
閑服而有好聲逼急不擇音獸皆然非唯鹿也莊周亦曰

獸死不擇音以雷破之至 善曰說文曰鉦鑊也拉攏雷
破崩弛之聲拉朗答切攏音獵爾雅曰齋山墜山小而高

日暴尅 胡虜 始頌 司麋 麋 居 驀 六駢 追飛生彈鸞鵠 京

射猱乃挺庭 白雉落黑鵠零陵絕嶠 嶠 嶠 聿越嶠成嶠

趾曳踰逾竹栢獠連獠連猿取杞枿占而封狶已苑呼神螭掩剛

鏃祖潤霜刃染韓曰暴空手搏虎也鵠亦鳥也皆彈射而致零落上陵盡於高處聿疾也疾越於峻峻之所趾踰踐轢也鵠

名也封狶大猪也獠聲也神螭猛獸也剛鏃箭鏃也霜

刃兵器之刃白如霜也言為獸之血所染潤也劉曰頰

經曰駁白身黑尾一角虎爪皆如鼓詩云隰有六駁飛生

馳也師曠曰南方有鳥荒鵠黃頭赤目五色備也鵠鳥一

名雲白黑色長頸赤喙食蝮蛇體有毒古人謂之鵠毒江

東諸大山中皆有之霜刃言其殺利也善曰毛詩曰不

敢暴虎毛萇曰暴虎空手以搏也鵠與暴同爾雅曰鵠白

虎鵠黑虎音叔說文曰鵠上馬也鵠音京史記曰趾萬里

如淳曰趾超踰也取曳切堯曰獠獠述也獠丑珍切獠

取傳切淮南子曰申包胥曰吳為封狶脩蛇方言曰南楚

人謂獠為獠虛豈於是弭節頰轡齊鑣苗駐蹕徘徊倘佯

寓目幽蔚覽將帥之拳勇與士卒之抑揚羽族以觜距為

刀鉞披毛羣以齒角為矛鉞古皆體著他而應卒倉所以

挂攬古而為創瘡瘡于衝蹕慈而斷筋骨莫不衄六銳挫

鉞拉押比摧藏雖有石林之岩曠嶠額請攘羊臂而靡之

雖有雄虺之九首將抗足以趾此之翰曰此言止行也徘徊

目於幽蔚末行之處志將不滿將重為其防獵之事向

日羽族鳥也毛群獸也鉞亦刀也鉞亦劍也抗磨也衝蹕

謂抵觸也銳鋒揮擲也摧藏謂折挫也岩嶠深險兒攘舉

也靡倒也雄虺毒蛇抗舉趾踏也言駐蹕以覽將帥士卒

之抑揚則雖鳥獸蹕蹕如刀戟矛劍皆體著卒急挂磨

而為瘡痛抵觸而斷筋骨莫不衄挫鋒鏃拉擲折挫之也

雖石險林深之處舉臂則倒之雖毒蛇九頭將舉足而踏

之劉曰離騷曰仰志弭節趨止行者也王者出入警蹕

有長鉞短鉞體著者著體而生也楚辭天問篇曰烏有石

林此本南方楚圖畫而屈原難問之於義則石林當在南

也楚辭招魂曰南方不可以止雄虺九首往來儵忽雖有
石林雖有雄虺者蓋張謐之云非必臨時所遇善曰左
氏傳曰得臣寓日焉毛詩曰無拳無勇拳與權同楚辭曰
帶長鋏之陸離廣雅曰拉摩也公紇切蒼頡篇曰疇歐傷
也為軌切說文曰辟觸也林律切舛折傷也顛覆巢居剖
口破窠宅仰攀鵲思鵲宜俯蹴六我曹模音刮劫剖几熊
羆之室烈妙掠虎豹之落猩猩啼而就擒鸞鸞扶笑而被
格屠巴蛇出象骼斬鵬翼掩廣澤鵲鳥也射模獸也獸穴蛇
曰剖剖剽掠發搖傷擊之也室落皆居也熊羆虎豹獸也
向曰猩猩獸性好酒酒醉則不能去乃啼則為人所擒也
鸞鸞獸食人見人則執手而笑乃食之人則抽臂以鑿綴其
脣於額而殺之格殺也翰曰屠殺也鵬鳥其翼垂天今斬之
也能食象故殺之出其骨也鵬大鵬鳥其翼垂天今斬之
周掩蔽廣澤也劉曰山海經曰猩猩夜聞其聲如小兒啼也鸞鸞為鸞
曰出交趾封溪有猩猩夜聞其聲如小兒啼也鸞鸞為鸞

萬梟羊也已解上章矣張衡玄圖曰梟羊喜獲先笑後愁
山海經曰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骸骨也其為蛇青黃
赤黑鵬翼大垂天也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鵲鸞鸞雉
也鸞音儀爾雅曰獬白豹音陌剖亦剗也居綺切廣雅曰
落居也萬扶輕禽狝獸周章夷猶狼跋步平紵橫中忘其
所以睽失其所以去就魂褫直氣懾之而自踢唐
蹴者應弦而飲羽形憤問方景僵者累積而增益雜襲錯
繆傾藪薄倒岬岬岬穴無豸牽縱宗翳蒼無鷹須鵲力
思假道於豐隆披重霄而高狩龍鳥免於日月窮飛走之
棲宿音秀良曰狡勇也周章夷猶恐懼不知所之也
網中忘其看視失其去就恐懼之甚也向曰褫驚也踢
蹴顛蹶者則射之應弓弦而沒羽也飲則沒也憤仆也景
銑曰澤無水曰藪草木俱生曰簿兩山間曰岬山有穴曰

岫言此中禽獸索然以空也。狎獵並獸子。麋鹿子。鸚鵡子。翳蒼幽山之處。雖鷦小之物。亦窮盡也。翰曰：假借也。豐隆雷師也。假借行路於雷師。霄近天之薄雲。冬獵日狩。言在地。畋獵猶未以為足。乃將借道於雷師。披此重雲而上。獵故曰高狩也。向曰：鳥日中。鳥兔月中。兔言將籠網取之。使窮盡天地之間。飛走之物也。劉曰：楚辭曰：君不行兮夷猶。王逸曰：夷猶猶豫也。綱網網也。踟蹰音類。伏也。飲羽謂所射箭沒其箭羽也。關子曰：宋景公以弓人之弓外虎圈之臺。東向而射。箭集鼓城之東。其餘力逸。勁猶飲羽於石梁。言欲假道豐隆。非實事也。然欲窮高極遠。究變化備幽明之故。設此云。善曰：毛詩云：狼跋其胡。說文曰：睽。覲視也。式丹切。賜疾視也。式亦切。褫奪也。聲類曰：踟蹰也。徒郎切。漢書音義曰：蹴崩也。爾雅曰：債僵也。許慎淮南子注曰：岬山旁古押切。爾雅曰：山有穴曰岫。毛萇詩傳曰：獸三歲曰狝。公妍切。爾雅曰：豕生三子曰豮。子公切。說文曰：麋。麋也。音須。又曰：鸚鳥大雛也。楚辭曰：吾今豐隆乘雲兮。春秋元命包曰：日月兩設以蟾蜍與。解澗。閼苦岡。岫戶。免者陰雙。居月中有兔。已見蜀都賦。岬解澗閼苦岡岫戶。童曾果。滿效獲衆。終迴靶。霸乎行睨。計觀漁乎三江。

沈舟航於彭蠡渾。故萬艘。而既同。翰曰：岬山間闌空也。本萬艘。刀而既同。岡岬皆山也。山無草。

木曰童。童曾果皆羅網也。言山澗禽獸以空岡岬草木以盡所施羅網之中。禽獸皆滿功獲衆多也。韋馬轡也。睨視也。言游獵窮於天地之間。將迴轡乎行視之。處乃觀漁乎三江之中。備舟航於彭蠡之澤。舟航艘舩之。惣名萬言多渾雜而同波也。劉曰：闌空也。易曰：闌其無人。爾雅曰：山多草木曰岫。岡山脊也。童無草木也。若童無角。韋轡革也。彭蠡澤名。善曰：爾雅曰：小山別大山曰岬。山夾水曰澗。毛萇詩傳曰：太平山不童。澤不竭。聖主得賢臣。頌曰：王良執韋。左氏傳曰：公觀魚于棠。尚書曰：弘舩我連舩。逐巨檻。接艦飛雲。蓋海制非常。模疊華樓而島峙。時髣髴於方壺。比鷁首之有裕。邁舩舩於往初。鉞曰：舩大舩。舩舩兩邊挾木大舩連接也。飛雲舩上樓名。甚高者蓋海言多也。皆彫飾奢麗。其制度非常之模。軋也。疊重峙峻也。髣髴象似也。方壺蓬萊山有神仙宮閣者。言舩上華樓重疊如島之峻。峙象似方壺之宮。闕鷁首舩舩皆舩之極麗者。有裕多也。邁

過也言比舟舳舻閣之盛皆過於往昔也 劉曰楊雄方
言曰江湖凡大船曰舳舻船前也舳船後也皆彫鏤采畫
有軒橫華檻之船也島峙謂似方壺蓬萊二山有宮闕左
氏傳曰楚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子光請於衆曰喪先
君之乘舟豈唯光罪衆亦有焉 善曰釋名曰上下重牀
曰艦江表傳曰孫權乘飛雲大船吳志曰賀齊所乘船彫
刻丹鏤望之若山 張組帷構流蘇開軒幌鏡水區篙高工
方壺已見上文 張組帷構流蘇開軒幌鏡水區篙高工
楫子師選自閩禺 愚音習御長風狎詭靈胥責千里於寸陰
聊先期而須臾 軒門也幌帳也言於舟舳舻觀之中設此
具而居之鏡照也區中也謂此靡麗之色皆照見於水中
篙所以刺舟而行也楫櫓也工謂所善師謂所長皆使其
駕行舟者閩國與番禺國人皆善用舟楫故選擇而用之
習御謂使用之也靈胥子胥之神人將濟江海者必將祀
之以祈安也言習舟楫人之使用風波近弄子胥之神恃
其所善乃皆無懼 統曰責求也言風水勢急求千里之
程在於寸陰之間先於所期須臾而至 劉曰流蘇謂剪
綵彩垂於彫文之樓也水區河中也言開文軒光輝如鏡

照川也閩越名也秦并天下以其地爲閩中郡班固述兩
越傳曰悠悠外字閩越東甌禺東禺其彼地人便水方言
云刺船曰篙檣橈也淮南子曰來溪谷之流以象禺長風
遠風也靈胥伍子胥神也江海之間莫不尊畏子胥將濟
者皆敬祠其靈以爲性命舟楫之師獨能狎詭之也千里
路之長也寸陰晷之短也言水靈輯睦浪濤弭息取長路
於短景獨能先期而到故有須臾之暇也 善曰西京賦
曰長風激於別島越絕書曰子胥死王使損於人江口乃
發憤馳騰氣若奔馬乃歸 擢棹謳唱簫籟鳴洪波 善本作
神大海蓋子胥水仙也 擢棹謳唱簫籟鳴洪波 善本作
響渚禽驚弋磻波 放稽鵠鵬 虞機發留鵠鵠 向曰謳歌
言渚禽聞棹歌籟管洪流之聲是以驚也 翰曰弋取鳥
之名磻箭名稽留也虞主獵者機弩牙也鵠鵬鵠鵠鳥名
劉曰焦鵬鳥也楚辭曰從玄鶴與鵠鵬尚書曰若虞機張
鄭氏注曰虞主田獵之地者也機弩牙也鵠鵠鳥也似鳬
頭上揔毛羽 善曰擢謳已見西京賦 鈎餌縱橫網罟接
說文曰籛三孔籛也磻已見西京賦 鈎餌縱橫網罟接
緒術兼詹公巧傾任父筌鮠 且鱠莫鱸買鱠 鱖沙罩 涉
教

兩鮓

介翼側

鮓鮓

音乘

鼃鼃

同

共羅

沉虎潛鹿

鬲

繫籠

倨

束微

暉

鯨背

善作本輩

中於羣

而相屬雖復臨河而釣鯉無異射鮓

附

於井谷

鉤上置食

者

者縱橫言多也緒所以綴網之網也接謂相接也詹公仕父古之善取魚者

向曰筌取魚器也

盛魚器也

鮓鮓並魚名

鮓鮓大魚名也

鮓鮓也

鮓鮓也

似蟬風網也言與鼃鼃同其羅網

翰曰沈虎

潛鹿並魚

頭虎鹿之身

鬲倨束言俱陷

羅網之中

微鯨吞此鉤為人所

者莊子云以大鉤十二摺牛為餌

言微鯨

吞此鉤為人所

得攬搶妖星也

鮓鮓死其目

精疾出而為

此星以

相連屬

向曰鮓小魚也

谷水也井水之中

其魚小也

臨

大河而釣鯉者

見射小魚於井谷必小之今我於江海之

中得此大魚比於臨河而釣鯉者

我又輕之無異

釣鯉者

觀於射鮓之微也

劉曰易曰結繩而為網罟以畋以漁

詹公詹何也任父任公子也莊周曰任公子為大釣巨鰲

五十犗牛以為餌蹲會稽投竿東海已而大魚食巨鉤鉤

沒而下驚揚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任公子得若魚離

鮓之制河以東蒼梧以西莫不厭此魚者

筌所以得魚也

莊子曰得魚而忘筌

單簠也

編竹籠魚者也

詩云南有嘉

魚蒸然罩罩鮓左右鮓一目所謂比目魚也云須兩魚並

合乃能遊若單行落魄著物為人所得故曰兩鮓

丹陽吳

蟹有之

蟹足悉在腹下長五六十寸唯常負雄行漁者取之必得其

雙故曰乘鸞南海朱崖合浦諸郡皆有之

凡魚網也詩云

施風獵獵虎魚頭身似虎或云變而成虎鹿頭魚有角似

鹿同凡共羅言皆為網罟所制獲也

繫籠倨束者陷網罟

之中倨束也

微鯨魚之有力者也

魚大者莫若鯨也故曰

射鮓鄭玄云九二坎爻也坎為水上直巽生三艮爻也艮

為山山下有井必因谷水所生魚無大魚但多鮓耳夫

感動天地此魚之至大射鮓井谷此魚之至小故以相況

善曰列子曰詹何楚人也以獨繭絲為綸芒針為鉤荆條

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鮓鮓也鮓古

贈切鱗鮓已見西京賦爾雅曰鮓大魚

鯢音猴音已見西

京賦又曰鮓兼有也力公切鵬鳥賦曰儻若囚拘求預切

鰲牛也鰲以陵切

結輕舟而競逐迎潮水而振緝密想萍

鰲牛也

鰲以陵切

結輕舟而競逐迎潮水而振緝密想萍

鰲牛也

鰲以陵切

結輕舟而競逐迎潮水而振緝密想萍

鰲牛也

鰲以陵切

結輕舟而競逐迎潮水而振緝密想萍

鰲牛也

鰲以陵切

結輕舟而競逐迎潮水而振緝密想萍

鰲牛也

鰲牛也

鰲以陵切

結輕舟而競逐迎潮水而振緝密想萍

鰲牛也

鰲以陵切

結輕舟而競逐迎潮水而振緝密想萍

鰲牛也

鰲牛也

鰲以陵切

結輕舟而競逐迎潮水而振緝密想萍

鰲牛也

鰲以陵切

結輕舟而競逐迎潮水而振緝密想萍

鰲牛也

鰲牛也

鰲以陵切

結輕舟而競逐迎潮水而振緝密想萍

鰲牛也

鰲以陵切

結輕舟而競逐迎潮水而振緝密想萍

鰲牛也

鰲牛也

鰲以陵切

結輕舟而競逐迎潮水而振緝密想萍

鰲牛也

鰲以陵切

結輕舟而競逐迎潮水而振緝密想萍

鰲牛也

鰲牛也

鰲以陵切

結輕舟而競逐迎潮水而振緝密想萍

鰲牛也

鰲以陵切

結輕舟而競逐迎潮水而振緝密想萍

鰲牛也

鰲牛也

鰲以陵切

結輕舟而競逐迎潮水而振緝密想萍

鰲牛也

鰲以陵切

結輕舟而競逐迎潮水而振緝密想萍

鰲牛也

鰲牛也

鰲以陵切

結輕舟而競逐迎潮水而振緝密想萍

鰲牛也

鰲以陵切

結輕舟而競逐迎潮水而振緝密想萍

鰲牛也

實之復形訪靈變於鮫人精衛銜石而遇繳酌文鱗遙夜

飛而觸綸北山亡其翔翼西海失其游鱗向曰結謂兩舟並繫齊解而進

今以爲競渡者迎逆也振猶舉也綸網也逆溯水而上行舉張綸網也言競渡既畢復舉網而取魚

渡江有物如拳入王舟中王怪之使謂於孔子孔子曰此爲萍實剖而食之其如蜜今乘江流乃思此物之復見也

靈夔山精也言訪之於鮫人翰曰繳射也精衛鳥名也生北山赤帝之女游東海溺而死化爲此鳥常銜西山木

石以填東海因此遇射也綸小網也文鱗魚名有翼生西海游東海遂觸網北山西海乃亡失此物

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其如蜜引此也綸網皆釣繳也詩曰其釣伊何惟絲伊繆先時童謠曰

事言今乘江流想復遇斯事也山海經曰東海中有獸如牛蒼身無角一足入水則風其聲如雷以其皮冒鼓聞五

鳥狀如鳥而文首白喙赤足名精衛其鳴自呼赤帝之女姓姜遊於東海溺而死不反常取西山木石以填東海西

山經曰秦器之山獲水出焉是多鱗魚狀如鯉魚身而鳥

翼蒼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而遊於東海夜飛而行言吳之綸繳得此鳥故西海北山失其鱗翼也

見家語戰國策曰夏水浮輕舟揚雄蜀都賦曰行舟競

龍駘螭與對簡其華質則虬意費把錦績會料遼其虺虎

勇則鵬悍狼戾良曰題額也螭龍之色相似故云此飾又可與虬文與虬龍之

龍偶對也濟曰言上雕題鏤身人也亂費猶依飾也績絲也言其依飾如錦絲

言如鵬鶚之怒目狼戾之惡戾也善曰水經云彫題國在鬱林水南漢書曰昔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文身斷髮

以避蛟龍之害亂費錦文兒於曉切詩曰關相與昧潛險如虺虎火交切戰國策曰趙王狼戾無親

搜環竒摸螭代蛭昧捫肭子肭准剖巨蚌於回淵濯明月

於漣漪良曰昧猶冒也言文身之徒能冒潛險之處搜求瑰竒寶玉之物

有文肭肭大龜可爲器向曰剖開破之也巨大也回淵深淵也言破大蚌於深淵之中乃見明月之珠光色洗濯

於漣漪漣漪細波文劉曰昧冒也巨蚌育明珠者也列仙傳曰高后時會失仲獻三寸四寸珠此非淵巨蚌不出之珠也風行水成文曰漣漪詩曰河水清且漣漪明月珠珠之至光者清且漣漪者水極麗也濯光珠於麗水蓋美之善曰畢天下之至異訖無索而不臻谿壑為之一回淵水也去聲川瀆為之中去貧晒澹臺之見謀聊襲海而徇珍載漢女於後舟追晉賈而同塵銑曰畢至訖竟索求臻至也言盡天下至異之物竟無求之不至者矣言皆得之也向曰言搜索環奇珍異之物而谿壑川瀆為之罄盡貧窮也翰曰襲入也徇求也博物志云澹臺字子羽賈千金璧於河河伯欲得之波浪急起兩蛟夾舟子羽怒曰河神欲取吾璧可以義不可以威乃以劍斬蛟殺之浪乃止子羽投璧於河中三投三歸之子羽毀璧而去今晒子羽以璧為河神所謀取乃復入海求其珠寶漢女漢水之神女也晉賈賈大夫也與其妻如臯射雉今言載漢女以入海求寶如賈大夫與妻如臯射雉也故云追晉賈而同塵也劉汨乎乘流以砥普宕徒翼颼浪日老子曰知其光同其塵

側風之颼颼直衝濤而上瀨常沛沛普以悠悠沆虛可休

而凱歸揖入天吳與陽侯向曰砰宕急也颼疾風也颼颼風聲也言急疾如鳥之有翼更

悠遠兒良日沆已也言已可休息凱樂而歸天吳水伯也陽侯波神將禮揖而別去劉曰汨疾也砰宕舟擊水

兒離騷曰溘颼風兮上征班固曰颼疾也凱樂也左氏傳

曰振旅凱入于晉山海經曰朝陽之谷神為天吳是水伯

揖之者辭水靈而歸善曰詩曰沆可小康鄭玄曰沆幾

也虛乞切陽指包山而為期集洞庭而淹留數軍寶乎桂

林之苑饗戎旅平落星之樓置酒若淮泗積肴若山立飛

輕軒而酌緣醪靈方雙轡而賦珍羞向曰包山名洞庭湖名濟曰數軍寶

謂計士卒殺獲之實數饗戎旅謂宴會士卒以勞之桂林苑名落星樓名銑曰言酒食多翰曰綠醪酒名入衆故以車行酒也方並也雙轡則四馬也賦猶徧與也言四馬載珍羞徧賦與人也劉曰班固曰洞庭澤名王逸曰

太湖也湖水中包山山中有如石室俗謂洞庭吳有挂
林苑落星樓樓在建鄴東北十里左傳日以數軍實外傳
日射不過講軍實鄭氏曰軍實所獲也善曰周處風土
記曰陽羨有湖中有包山左傳晉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
如坻史記云紂為肉山也湖州記曰湖州臨水縣有肉
鄰湖取水為酒名曰鄺酒車騎行酒肉已見西京賦飲烽
起醕子鼓震真音士遺倦眾懷忻幸乎館娃之宮張女樂
而娛羣臣羅金石與絲竹若鈞天之下陳向曰醕盡爵也言擊鼓示盡士
卒遺忘倦而忻悅天子所至之處曰幸館娃宮名張設也
言設女樂以娛樂群臣銑曰羅列也鈞天謂神樂也言
金石絲竹盛如神樂之聲下陳於此劉曰吳俗謂好女
為娃楊雄方言曰吳有館娃宮善曰飲降醕鼓鈞天並
見西京賦左傳發善本東歌操南音胤陽阿詠韎介任荆
日女樂二八發善本越吟翕習容裔靡靡情情銑曰楚
豔余楚舞吳飲音逾善越吟翕習容裔靡靡情情銑曰楚
南音南國之音良曰胤猶演也陽阿舞也韎任蠻夷樂也
荆豔楚歌也亦有舞吳飲越吟越人吟也翕習盛兒容裔

靡靡情情閑麗也劉曰晏子春秋曰樂作東歌南音徵
引也南國之音也左氏傳曰操南音商角徵羽各有引鐘
儀楚人思在楚故操南音呂氏春秋曰禹行見塗山之
女末之遇而南省南土塗山之女乃令其妾往候禹于塗
山之陽女乃作歌曰候人猗實始作為南音周公召公取
風焉豔楚歌也漢書云四面楚歌也愉吳歌也楚辭曰吳
愉蔡謳善曰歡仕已見東都賦曹植妾薄相行曰齊謳
楚舞紛紛登樓賦曰莊寫顯而越吟史記曰紂作靡靡之
樂左傳曰楚右尹子革曰若此者與夫唱和之隆響動鍾
聲之鏗鉉音橫善有殷坻丁禮頽於前曲度難勝皆與謠俗
叶協律呂相應其奏樂盧也則木石潤色其吐衮也則淒
風暴興或超延露而駕辯或踰淥水而採菱軍馬弭髦而
仰秣未淵魚竦鱗而上外翰曰隆高殷繁坻山叶猶和也
舞使其叶唱而和之則致高響復有鐘磬鏗鉉其聲殷而
繁若山頽於前曲度變轉不可勝記皆與俗之歌謠和合

律呂之音相應接也 向曰潤色暴興樂之至感有如此也 銑曰延露駕辯綠水採菱皆古曲名言今皆起踰焉之 翰曰伯牙彈琴駒馬仰秣鮑巴彈琴淵魚出水而聽言今亦然弭髦言其毛皆順合秣食草也言仰秣者謂魚草之際聞音樂仰首而聽餘草在口也疎猶踰出也言魚聞此曲踴鱗而出也 劉曰解嘲曰聲若坵類楚辭曰伏羲駕辯伏義作琴始造此曲 善曰戰國策曰司馬喜曰臣觀人萌謠俗列子曰鄭師文鼓琴常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至草木實及秋叩角絃以徵夾鍾濕風徐迴草木發榮銜子曰皆與謠俗協言雖遐方異樂皆上合律呂下應謠俗故能奏和樂之音則木石潤色也淮南子曰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延露以和高誘曰延露曲也淮南子曰牙會綠水之趨高誘曰綠 酣湑思半八音并歡情留良辰征魯陽揮戈而高麾迴曜靈於太清將轉西日而再中齊既往之精誠 翰曰湑樂也謂酣樂終半而八效行征行也言惜時景也曜靈日也太清天也魯陽公與韓戰戰未敗而日暮魯陽公舉戈而揮之日為迴自西至

於中時也既往往古也言今思齊古人之精誠使日駐其景矣 劉曰酣酒洽也湑樂也辰時也爾雅曰不辰不時也此言酣飲與音樂蓋是其中半并會之際歡情之所以留連良辰之所以覺速故追述魯陽迴日之意而將轉西日於中盛之時以適已之盛歡也皆光武合呼沱水鄒衍有陰霜之應精誠之感通天地人神以相應魯陽公麾日抑亦此之謂也苟日可麾而迴則精誠可庶而幾故曰齊精誠於既往蓋是酣樂之至逼時之憂者所以慷慨髣髴是故引而况焉 善曰曜靈已見蜀都 昔者夏后氏朝群賦焉鸛冠子曰上及太清下及太寧 臣於茲土而執玉帛者以萬國蓋亦先王之所高會而四方之所軌則春秋之際要盟之主闔閭申其威夫差窮其武內果五負之謀外騁孫子之奇勝彊楚於柏舉棲勁越於會稽闕 搗溝乎商魯爭長於黃池 向曰夏后氏謂禹也在吳故云茲土玉珪也諸侯執之帛束帛也來會者萬國也高大軌法也言可以為四方之法則也要約也言諸侯

約為盟誓五負吳賢臣孫武以兵法奇計教闔閭也
 曰闔閭與楚戰於柏舉楚帥大敗柏舉地名夫差伐越越
 王大敗夫差盡得越地而越王走保會稽山言接者如鳥
 之棲也 翰曰夫差竭深溝通於商魯商魯地名黃池池
 名與晉爭長於黃池而吳先軟晉亞之也 劉曰左傳曰
 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國語曰吳王夫差起軍
 北征闔池為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濟以會晉定公於
 黃池吳晉爭長吳先軟晉亞之 善曰左傳曰楚師陳于
 桓舉闔閭之弟夫槩王先擊楚子常楚師大敗國語曰越
 王勾踐棲於會稽之上難蜀父老曰南馳使以請勁越
 徒以江湖險陂 物產殷充繞雷 未足言其固鄭白未
 足語其豐士有陷堅之銳俗有節槩 之風睚 賣毗賣則
 挺劍暗 鳴 則響弓 險以繞京師如屋雷也鄭白二渠
 名亦在關內人皆利之言吳有江湖之固物產之充雖關
 中繞雷鄭白豈足謂其豐言吳之勝也 翰曰言士之勇
 壯者雖遇堅敵必破陷之又俗有志節梗槩之人睚毗瞋
 目小怒也挺拔也暗鳴含怒未發言如此小怒則拔劍響

弓言勇俠也 劉曰漢書王莽榮命前將軍曰繞雷之固
 南當荆楚鄭白二渠名凡天下言豐者皆多稱關中故引
 為韓信曰項羽暗鳴叱咤 善曰太公陰符經曰無堅不
 陷也揚惲曰西何魏土凜然皆有節槩睚毗已見西京賦
 家語云孔子曰公良儒者有勇力挺劍 擁之者龍騰據之
 而令眾也孟子曰越人彎弓而射我 者虎視磨城若振槁 考 旗若顧指雖帶甲一朝而元
 功遠致雖累葉百疊而富彊相繼樂潯衍 旱 其方域列仙
 集其土地桂父練形而易色赤須蟬蛻 而附麗 此若
 勇之衆據此險絕之士則必龍騰虎視以為彊霸之鴻業
 麾指也言攻城一麾若其摧枯槁之木拳取也顧前敵之
 旗可指而取之 翰曰元大也言雄勇帶甲一朝而立大
 功以闡萬代故曰遠致疊重也累葉猶如木葉相蔭多也
 言王霸之業雖疊葉百重而富彊不絕故曰相繼 濟曰
 潯美也衍出也言樂美之事皆出此方域之中列仙仙人
 集其土地列仙傳云桂父服桂其人形色時時白黑黃赤
 不定故云練形易色赤須仙人食栢葉齒落復生如蟬之

蜺身此人非吳人故曰附麗麗五臣又作美麗美也劉
曰賈誼傳曰權制天下顧指如意也列仙傳曰桂父象林
人也常服桂葉以龜陂和之顏色時黑時白時赤南海人
尊事之累世赤須子豐人也豐中傳世見之秦穆公之主
煎吏也數道豐果災異水旱十不失一食栢實石脂絕穀
落更生細髮復出後去之吳爾雅曰麗附也莊周曰附
離不以膠漆赤松子本非吳人故言附麗也夫土地險固
以致強豐沃以致盛而天下之夷皆歸焉霸王之功皆存
焉故賦者既舉其富強之業而載其神仙之事善曰長
楊賦曰麾城擐邑商君曰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漢書曰
吳晉爭長吳為帶甲三萬史記曰維祖元功輔臣股肱新
序曰齊侯相管仲國既富強楚辭曰濟江海兮蟬蛻淮南
子曰蟬飲而不中夏比焉畢世罕見丹青圖其象珍瑋貴
食三十日而蛻中夏比焉畢世罕見丹青圖其象珍瑋貴
其寶利也舜禹游焉沒齒而忘歸精靈留其山阿翫其奇
麗翰曰言中夏之國比於吳都之珍異神仙中國別畢世
良曰沒齒齒年也言舜葬蒼梧禹葬會稽則盡年而忘歸
也向曰阿曲也精靈神仙之類在其山曲翫其奇異美

麗之事劉曰中夏貴其珍寶而不能見徒以丹青畫其
象類也楚辭九歌曰九疑嶺兮並迎謂舜神在九疑山也
言聖帝明王存亡而淹留於是者貴其奇麗也善曰山
海經曰南方蒼梧之丘有九疑山焉舜之所葬吳越春秋
禹老歎曰吾年壽將盡止死斯平乃命羣臣葬我於剖判
會稽之山論語曰管仲奪伯氏駢邑沒齒無怨言也剖判
庶士商摧角萬俗國有鬱鞅而顯敞邦有湫子阮介而蹠
拳跼伊茲都之函弘傾神州而韞蘊積仰南斗以斟酌
兼二儀之優渥翰曰剖判謂分別也庶衆也商度也推略
俗也鬱茂也鞅鞅掌也皆盛兒顯敞高廣兒湫下阮小蹠
蹠不舒也言分別庶士商畧萬俗則有鬱茂鞅掌高廣者
則有下小蹠蹠不舒辰也伊惟弘大也神州中國帝居也
韞藏積櫃也言此都之大也而包含中國若藏之於櫃中
向日南斗星名將仰取以用酌酒二儀天地也優渥優游
也劉曰湫下也阮小也函弘寬大也左氏傳齊景公欲
更晏子之宅曰子宅湫隘不可以居禹所受地說書曰崑
崙東南方五千里名曰神州楚詞曰八佳何以東南傾吳

國在地勢所便寫故曰傾神州而韞積也論語曰韞積而藏諸廣雅曰商度也推粗略也言商度其粗略天官星占曰南斗主爵祿其宿六星春秋說題辭曰南斗為吳詩曰既優既渥由此而揆之西蜀之於

東吳小大之相絕也亦猶棘林螢曜而與夫尋木龍燭也

否泰之相背也亦猶帝之懸解而與夫桎梏疏屬也庸可

共世而論巨細同年而議豐確苦乎螢曜韓曰棘林棘刺之木

大木龍燭鍾山神也開目以燭天下言吳蜀大小相比則蜀為棘林螢火之光吳為大木龍燭之照從此度之則吳

蜀相懸絕之極也銑曰否天地不交萬物不通泰天地交萬物通故相背也濟曰帝天也懸解猶縱逸也疏屬

山名山海經云二負殺其君與偷帝乃桎梏於疏屬山桎梏謂桎梏拘繫也言吳則猶放縱得天之性地之道者而

蜀猶桎梏拘繫不通之人否泰之相背也銑曰豐豐沃之地確確確之地言吳美蜀惡豈可共代而論大小同年

而說豐確哉劉曰崔寔政論云使賢不肖相去如日月之與螢火雖頑嚚之人猶察山海經曰尋木長千里又曰

鍾山之神名曰燭龍視焉晝顯為夜莊周曰老子死秦失用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子之友耶曰然然乎若是可乎

曰始也吾以其人也而今非也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憂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懸解漢

宣帝時擊磻石於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縛戍人劉向曰此二負之臣也帝曰何以知之以山海經對帝天也人

生稟命於天受拘俗之性憂虞終身不解此乃自然放肆為天所為天所繫夫安時處順憂樂不能入此自然放肆為天所

解也天在上者故曰帝之懸解性之永放者也桎梏疏屬形之求拘者也相背之甚故以相況焉凡物安於所守思

不易方處窮塞而不識天下之通塗亦如此也確薄也善曰棘聚而成林郭象莊子注曰生曰懸死曰解過秦論

曰則不同暨其幽遐獨寥廓閑與耳目之所不該足年而語矣

趾之所不蹈天儻浪之極異崛屈詭之殊事藏理於終

古而未寤於前覺也若吾子之所傳孟浪之遺言略舉其

梗槩而未得其要妙也翰曰寥廓閑奧寬深見該及趾足

也理美也言幽遐獨邃寬深之處耳目不及足趾不履之所則有殊絕奇異之物蓋藏美終古人所不知而人皆如寐而未寤必不能先事而覺知向曰孟浪鄙野之語梗槩大綱也而王孫大夸都邑奢麗尚云如我所傳則鄙野遺言而畧舉大綱而未得好妙者誇侈之心未已劉曰倘儻囁詭皆謂非常詭異之事終古猶永古也周禮曰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車則於馬終古登阨也離騷曰吾焉能忍此終古孟子曰伊尹云天之生斯人也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也子天民之先覺者也孟浪猶莫後也莊子曰夫子以爲孟浪之言我以爲妙道之行善曰東京賦曰粗謂實言其梗槩

文選卷第五 終

文選卷第六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京都下

魏都賦一首

左太冲

魏國先生有睟遂其容乃盱于香衡而誥曰异異乎交益之

士良曰睟容溫潤之貌眉上曰衡盱舉目大視也先生見吳蜀相夸侈過甚乃張目舉眉怪而告曰交益吳地也益州蜀都也异乎怪詞也士人通稱也劉曰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睟然見於面不言而喻异異也尚書堯典曰岳曰异哉善曰漢書有交州又改梁曰益有益州又曰公盱衡厲色振揚武怒肯義曰眉上曰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衡謂舉眉揚目也字林曰蓋音有楚夏者土風之率也情

有險易者習俗之殊也

向曰音人語音也夏中國也土土

夏夏音居土壤風俗之別也情有虧險者有通易者皆積

習常俗所殊致也言吳蜀二客之言太過土壤風俗所率

積習其俗殊異也善曰孫卿子曰人居楚而楚居夏而

楚也類川南陽夏人之居故至今謂之夏人劉曰論語曰

性相近習相遠也善曰周易曰辭有險易卷秋說題辭

曰中國之性雖則生常固非自得之謂也濟曰言人雖則

習俗常操固非天生自得蓋染而成也劉曰傳曰習實生常

善曰孟子曰使自得之趙岐曰使取得其本善也昔市南

亘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聊為吾子復翫德音以釋二客

競為辯固也翰曰白公將與楚子西戰白公使召亘僚將

兵是難解也言吳蜀兩都互相是非而結難先生欲為解

之銑曰先生言亘僚弄丸而兩家難解今先生復將為

吳蜀二客以德音釋競于辯固言辯者多詞如苑囿之有

草木也劉曰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

人之心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夫泰極剖判造化權輿體

圓也善曰毛詩曰德音孔昭兼晝夜理包清濁流而為江海結而為山嶽

濟曰大極天

分也權輿始也太極未分混沌之時而造化之始一晝一

夜已作昏明一清一濁是天地元氣融流者為江海結聚

者為山嶽善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史記曰鄒

衍補引天地剖判以來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逍

遙權輿始也劇秦美新序曰權輿天地未絃也列子曰昏

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又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清輕者

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也班固終南山列宿分其野荒裔

賦曰流澤遂而成水停積結而為山帶其隅巖岡潭淵限蠻隔夷峻危之數也

向曰九州分野

謂邊遐之服帶在中國之隅隅角也窾穴也潭淵江湖也

言中國以巖岡江河而限隔蠻夷高危之穴也言蠻夷居

峻危之處以為空穴也劉曰潭淵也屈平卜居曰橫江潭

而漁善曰漢書曰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野楊雄

文選卷六

州箴曰交州荒裔水與蠻陬子夷落譯導而通者鳥獸之

天際方言曰窳空也

珉麥也翰曰陬聚也落居也譯易也導引也言蠻夷聚居

傳易其語引而通之鳥獸之珉則蠻夷也言其穴居木宿

不異鳥獸劉曰陬落蠻夷之居處名也一名聚居為陬

善曰杜篤邊論曰親譯導緩步論衡曰四夷入諸夏因譯

而通說文曰譯傳四夷之語者漢書賈捐之上書曰駱越

之入與禽獸無異毛

長詩傳曰珉民也

正位居體者以中夏為喉舌不以邊

陞為襟帶也翰曰正位謂正於寶位居體謂居君之體言

邊陲為襟帶之險也劉曰易曰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

於四支善曰喉衿以身及衣為衿也戰國策頗子曰韓

天下之喉咽也魏天下膏腹也李尤函谷

關銘曰衿帶咽喉聲類曰衿衣交領也

長世字毗者以

道德為藩不以襲險為屏也向曰字養毗民也蕃屏皆接

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說文曰毗田民也東方朔集

曰左氏傳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問長世周書成王曰

朕不文帝以道德為藩以仁義為藩毛萇詩傳曰藩屏也楊

雄城門校尉箴曰盤石唐亡襲險重固毛萇詩傳曰屏蔽

也而子大夫之賢尚不曾庶翼等威附麗皇極思稟正朔

樂率貢職良曰先生謂客為子大夫之賢者王客之義也

不曾庶幾翼佐以等等差威儀附著大中之道於魏主也

銑曰先生使吳蜀二客歸義於魏從其正朔納其貢賦也

善曰言不曾與眾庶翼戴上者等其威儀又不附著大中

之道也國語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賈逵曰親而

近之故曰子大夫尚書曰庶明其教而自勉厲翼戴上禽

左氏傳曰士會曰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莊子曰附麗不以

膠漆王弼周易注曰麗著也尚書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孔

安國曰皇人極中也謂大中之道也又曰稟受也論語北

孝識曰正朔所加也莫不歸義又

撰考識曰穿胸脣耳莫不來貢

而徒務於詭隨匪人宴

安於絕域榮其文身驕其險棘

謂夷狄人也絕遠也責其

不稟魏之正朔而曲從夷狄之人也宴安也言宴然而安

懷其鴆毒於絕遠之域

銑曰險阻也東吳誇壯鏤身之

文選卷六

卒以爲榮西蜀亦不以德而務驕其險阻也善曰徒務於詭善隨惡同於匪民又曰自宴安於其絕域也毛詩曰無縱詭隨以謹母良毛萇曰詭人之善隨民之惡者也詩曰獨爲匪民左傳管仲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李陵書曰出征絕域漢書曰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文身斷髮蔡雍楚陵碑曰進路孔夷人情險棘毛萇詩傳曰棘急也繆默語之常倫牽膠言而踰侈飾華懷苦離以矜然假屈渠彊而攘臂非醇粹之方壯謀蹀外駁於王義孰愈尋靡於中達造沐猴於棘刺向曰繆猶昧也倫次也不度義而昧默語之次牽不義之言而越其奢侈也翰曰華離地也徧彊夷狄惡性梗戾謂王孫夸士卒勇悍也云雖有石林之岑嶠謂攘臂而靡之是也銑曰粹美方比壯大蹀非駁亂也言吳蜀二客非能醇美以比於大道是謀乖亂王者之義愈比也達路也靡流貌言萍水物者若求於中路後作詐發而逃之言二客之言差謬如中路尋萍棘之

刺端造沐猴也劉曰李剋書曰言語辯聰之說而不度於義者謂之繆言周官曰彤方氏掌制邦國之地比而正其封疆無華離之地班固云不變曰醇不雜曰粹莊子曰惠於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蹀躞楚辭天問曰靡萍九達泉華安居韓子曰燕王好微巧衛人曰臣能以棘刺之端爲母猴王悅之養以五乘之俸王曰吾請觀客爲棘刺之端爲母猴人曰臣爲棘刺之母猴也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燕王因養衛人而不而能觀母猴鄭人有臺下之治者謂王曰臣爲別者諸微巧必以削之所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以理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觀客之削也客曰臣請取之因逃治人謂王曰上之無度量言談之七多棘針刺之說也善曰周易曰君子或默或語廣雅曰膠欺也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毛萇詩傳曰然是也漢書伍被曰徧疆江淮間孟子曰馮婦善搏虎攘臂下車衆皆悅之楚辭注曰王色類以開顏精純粹而始非華口哇反司馬彪莊子注曰蹀躞曰舛舛率也駁色雜不同也顏普了反王逸楚辭注曰寧有萍草蔓劍閣雖繁憑之者蹀非所以深根衍於九達之道靡蔓也

固蒂也

濟曰礫險憑據也言雖險無德而據之者必見顛蹶是以非深根固蒂之道也

鄧元水經注曰小劍去大劍飛閣懼故謂之劍閣廣雅崇巢高也力彫反又曰蹶敗也老子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聲類曰帶果鼻也

人治國也

濟曰濬深負恃也言雖為深阻無德而恃之者必見奔北軍敗曰北是以非愛人治國之理也

善曰洞庭吳境也史記吳起曰三苗氏左洞庭而右欽蠡恃此險也禹伐之漢書音義服虔曰師敗曰北北南北之

北老子曰愛民治國能無知乎

爽塏

改苦與江介之湫小湑向曰桑榆末光謂日將西謝也

塏高也介左也湫渭小水也言桑榆末光上喻越長庚之初暉而況魏都居於河冀高明之地而與江左之小水為

齊也善曰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毛詩曰東有啓明西有長庚左氏傳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

薛君韓詩章句曰介界也毛萇詩傳曰水草交曰湑故

將語子以神州之略赤縣之畿魏都之阜瑩

角呂六合之樞機濟曰語子者先生語二客也神州赤縣則中國也近國

皆言其要也言魏都高絕六合之要若此也劉曰鄒衍以

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八十八分居一耳中國名赤

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所敘九州也是以不得為州數

中國外若赤縣神州者九州者也范曄說秦王曰魏韓中

國處而天下之樞也善曰河圖括地象崑崙謂東南地

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之小雅曰路界也周禮曰方

千里曰王畿西都賦曰卓礫諸夏卓犖與

卓礫音義同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也

漢網絕維紆回內鼎

備兵纏紫微翼翼京室耽耽

帝宇巢焚原燎變為煨燼故荆棘旅庭殷殷

謹於襄內繩繩八區

鋒鏑縱橫化為戰場故麋鹿寓城也

革纏繞於宮室也 銑曰翼翼美也耽耽深邃貌向曰董卓焚洛陽宮殿並盡如焚鳥巢燎原草皆化為灰燼也旅猶次也宮室既盡故荆棘次生於庭 銑曰殷殷繩繩皆衆也寰內天下也八區八方也鋒鏑兵器方寓寄也言天下八方兵革縱橫人不安宅城邑爲之丘墟野多戰場故麋鹿寄於城邑之間劉曰不飲酒而怒曰鼉詩曰內鼉于中國漢室之亂起於閹宦故曰內鼉也紫微宮在南城下于時兵所聞也光憲元年四月靈帝崩八月大將軍何進入省見太后黃門張讓郭進等勒進進部曲將兵突入尚書閣閣閉虎賁中即將袁術等攻閣曰暮術等起火燒閣初平元年十二月董卓遷都長安其夜燒洛陽南北宮易日鳥焚其巢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春秋穀梁傳曰寰內諸侯非天子之命不得出會尹更始曰天子以千里爲寰伍被謂淮南王曰昔伍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臺也臣今見宮中生荆棘露沾衣也善曰春秋保乾圖曰五運七變各以類驚宋哀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也漢書陽九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漢書曰漢興禁網踈闊管子曰國有四維四維不張則滅王逸楚辭注曰維紘也尚書曰崇信姦回毛詩曰商邑翼翼漢書客謂陳涉曰黥涉之爲王沈沈者

應劭曰沈沈室深邃之貌沈長舍反與耽音義同謝承漢書曰陽球爲司隸校尉虎視帝宇廣雅曰煨燼也鳥懷反廣雅曰煨燼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燼火之餘木也似進反毛萇詩曰殷衆也毛詩曰子孫繩繩兮長楊賦曰洋溢八區說文曰鋒兵端也又曰矢鋒也戰伊洛榛榛曠曠函荒國策曰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也

燕臨菑持牢落鄆郢立墟 濟曰伊洛東京也崤函西京也臨菑齊地鄆郢楚地木叢生曰

榛牢落闕寂也言此四都亂也榛曠荒蕪聞寂兵墟皆謂居人少也 善曰服虔漢書注榛木叢生也賈逵國語注

曰蕪穢也漢書曰齊郡有臨菑縣東觀漢記曰第五倫自度仕官牢落漢書南郡有故鄆縣呂氏春秋燭過曰子胥

諫而不聽故而是有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萬邑譬焉亦吳爲立墟也

猶雙由麋之與子都培塿之與方壺也 向曰而語助結也雙麋古之醜人子都美人培塿小堆阜也方壺海中

神山言當此時大魏開國結構之初而萬國相比則矢蜀猶醜人小阜魏猶子都方壺 善曰周易曰開國承家呂

氏春秋曰陳有惡人焉曰敦淪雙麋推顙廣額色如漆陳

俟悅之毛詩曰不見子都左氏傳曰太叔曰培且魏土者

畢昴之所應震夏之餘人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考之

四隈則八埏延之中測之寒暑則霜露所均卜偃前識而

賞其隆吳札聽歌而美其風雖則衰代而盛德形於管絃

雖踰千祀而懷舊蘊於遐年濟曰畢昴星與州分野則魏

冀州界故曰震夏餘人先王列聖則禹舜也韓曰隈猶

隅也八埏八方也言考之四隅則為八方之中央也測之

寒暑則霜露之所均被言處天地之中也卜偃晉掌卜之

官晉獻公封畢萬於魏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

魏大名也故曰賞其隆隆則大也先知其事故曰前識春

秋襄公十九年吳公子季札來聘使工歌魏風札曰美哉

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居此則為明王故曰美其風德也

向曰形見也衰代謂春秋風德特也言雖遇衰微之時而

盛德形於管絃則吳季札所美也銑曰蘊積也言魏風

雖已沒於千祀而我今復都之是懷古而積於遠年劉曰

詩譜云魏地畢昴之分野虞舜及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

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其後晉獻公滅魏以

封大夫畢萬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云彼汾一曲實之河

之千隈猶隅也鄒衍曰四隈不靜司馬相如封禪文曰下

汧八埏國語曰卜偃云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

善曰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王逸楚辭注曰考校也

周禮曰以土圭測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多暑日北多寒禮

記曰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

極齊秦結湊異道開胸殷衛跨躡燕趙山林幽映鳥川澤

迴繚了恒碣碣五磳各五於青霄河汾活潏翰而皓漒與南

瞻淇澳六於則綠竹純茂北臨漳滏父則冬夏異沼神鉅迢

遞於高巒靈響時驚於四表溫泉秘涌而自浪華清蕩

邪而難老向曰齊秦國名異道皆州名良曰殷都朝歌

跨躡猶控帶燕趙國名幽峽深邃也迴繚繚繞貌恒碣一
山碣磬高貌河汾二水名浩漸浩漸並水大流貌 統曰
純美也淇澳二水名旁亦出美竹漳溢二水名漳水冷溢
水熱若出於釜因名焉故云冬夏異沼沼水之通稱也
翰曰鄭西北有鼓山上有石鼓之形俗云時時自鳴故稱
靈響驚警也表外也鉦金聲所以節鼓者則此石鼓也云
鉦者文之失也 濟曰鼓必也水急流貌言溫泉流而涌
自為波浪言其華美而潔清可以蕩滌疾病而延壽劉曰
當魏襄王時蘇秦說魏王曰南有鴻溝東有淮潁西有長
城北有河水地理志曰魏甯鵬秦之分野也自高陵以河
東河內南有陳及汝南之開封中陽武酸棘卷皆魏分也
舞陽鄆許鄆陵河南之開封中陽武酸棘卷皆魏分也
魏武皇帝初封魏公南得河內魏郡北得趙國中山常山
鉅鹿安平甘陵東得平原西得東平凡十郡以此為魏之
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
澳綠竹猗猗漢書溝洫志曰下淇園之竹漳溢二水名經
鄴西北溢水熱故曰溢口水有寒有溫劉邵趙都賦曰神
鉦發聲俗云石鼓鳴則天下有兵革之事詩云鼓彼泉水
溫水在廣平都易縣俗以治疾洗百疾華清井華水也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潦聚也冀道亦二國名也爾雅曰西

河間曰冀州左氏傳曰江黃道桶方睦於齊杜預曰道國
在汝南曾猶前也南都賦曰洧水蕩其曾漢書地理志曰
河內本殷舊都周分為鄴鄴衛碣磬高貌鄭玄周禮注曰
汾水出汾陽縣浩古老反漸古且反上林賦曰漂漂漢漢
廣雅曰浩浩大也浩故老反漸餘眇反山海經曰少山清
漳水出焉郭璞曰至武安南入濁漳山海經曰神困山溢
水出焉郭璞曰經鄴西北入漳說文曰泌水駛流也泌與
泌同音秘魚豢典略曰浪井者弗鑿而成毛詩曰永錫難
老 墨井鹽池玄滋素液厥田惟中厥壤惟白原隰昭昭 勻

墳衍斥斥或嵬烏巢罪力而復陸或魍苦朗而拓託落乾坤
交泰而烟燭嘉祥微顯而豫作是以兆朕胤振古萌祗帝
疇昔藏氣識楚緯閼象竹帛迴世代善本作而淵默應期

運而光赫暨聖武之龍飛肇受命而光宅翰曰墨井井中
在河東古冀州之界故此言之玄素則墨井鹽池之色滋
液並水名冀州田第五厥土白壤也 向曰昭昭平坦貌

墳堤也下平曰衍斥斥廣大貌翰曰鬼壘高下貌復陸重疊也燧朗光明也拓落寬廣貌言山川或高下重疊也或光明寬廣微美也言天地交泰元氣烟熅而豫作嘉祥之美明示我魏祚也謂漢初之時有黃龍星現於楚宋之間識者云後五十牟當有真人起於梁沛其鋒不可當至時果太祖應焉故嘉祥豫作也向曰朕跡也振古疇昔皆往古也萌始概本也言魏都兆跡之本自於往古謂卜偃吳弘之賞美者識識書預言王者之興亡也緯星也郎上黃星之應矣閼密也竹簡也帛素也古人所以書言王者氣象皆藏密於識緯竹帛之上迥曠也淵默謂沈靜也光太赫盛也言有曠大沈靜之量乃可應期運建大盛之業於此都也良曰暨至也今至聖武始受命而宅之言當天心有曠代之戈劉曰鄴西高陵西伯陽城西有墨井井深八丈河東猗氏南有鹽池東西六十四里南北七十里尚書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厥田惟中上閼閉也詩云閼宮有洫善曰周禮曰辨其墳衍原隰之名鄭玄曰水厓曰墳下平曰衍毛詩曰昀昀原隰以紕反斥斥廣大之貌也西京賦曰備致嘉祥文帝答曹植詔曰所獻詩二篇微顯成章兆猶機事之先見者也淮南子曰欲與物接而未成朕兆者也許慎曰朕兆也直軫反毛詩曰振古如茲

毛萇曰振自也廣雅曰萌始也爾雅曰植本也丁計反禮記曰余疇昔之夜夢鄭玄曰疇發語聲也說文曰讖驗也河洛所出書曰讖墨子曰以其所書於竹帛傳遺後代子孫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所以推期運明命授之際魏志曰大祖武皇帝姓曹諱操為丞相封魏王文帝受禪追尊曰武皇帝東京賦曰世祖乃龍飛白水毛詩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玄曰受天命而王爰初自臻言占其良謀龜天下也東京賦曰漢初弗之宅

謀筮亦既允臧脩其郭郭繕其城隍經始之制牢籠百王畫雍豫之居寫八都之宇鑒茅茨於陶唐察卑宮於夏禹古公草創而高門有閼苦浪宣王中興而築室百堵兼聖哲之軌并文質之狀商豐約而折中去唯當年而為量思重

又摹大壯覽荀卿采蕭相儔子拱木於林衡授全謨善本

模於梓匠良曰允信藏善也繕理也城隍池也向曰經始謂經營之始也牢籠百王之制法也銑曰

雍西京豫東京都八方之都皆模寫也濟曰堯之所居茅茨不翦禹卑宮室今將視省察以為軌則也古公丈王祖也為戎狄侵國遷于岐下草創都邑其人亦隨而至言有德也閭門限也言足以限內外也言險者宣王中興復脩宮室儉約而築室百堵也翰曰聖哲文軌則順舜禹古公宜王也并文質者去太去甚也商度豐約取其折中准當年豐儉而量其人力以使之重爻易也易云上古穴居野處而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犬壯犬壯卦名荀卿子云宮室臺榭以避燥濕非為奢侈也故覽而采之蕭何漢相作未央宮向曰得理木之器兩手合抱曰拱拱猶周公之卜都洛邑也詩云爰契我龜又書曰謀及卜筮猶周公之卜都洛邑也詩云爰契我龜又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荀卿曰宮室臺榭以避溫涼養德別輕重也非為夸泰將以明人之大通仁順也春秋左傳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治木器曰梓尚書有梓材之篇也善曰尚書曰謀乃卜筮維南子曰太一者牢籠天地雍西京豫東京也西京賦曰取殊裁於八都墨子曰堯舜茅茨不翦論語子曰禹卑宮室毛詩美古公亶父曰高門有闕又說文曰僦具也僦免反孟子曰梓匠輪輿遐邇悅豫而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趙岐曰梓匠輪輿遐邇悅豫而

子來工徒擬議而騁巧闡鈎繩之筌緒承二分之正要揆

日晷考星曜建社稷作清廟築曾宮以廻匝比岡隰魚而

無陂造文昌之廣殿極棟宇之弘規對若崇山崛起崔嵬

髣髴若玄雲舒蜺以高垂銑曰言遠近百姓皆悅豫如子

度而騁巧妙濟曰闡述也鈎曲尺也繩所以直木者筌

次也言述此鈎繩將次古之良工遺緒承二分之正要者

言取春分秋分之日日景正時以正東西之位也銑曰

言考度星日以建南北也良曰清廟祖廟也翰曰隰

小山而無章木者阪險也言築宮迴匝比之岡隰而無險

也良曰文昌殿名銑曰對山貌髣髴雲貌言殿之丹青

色麗如玄雲之中舒其虹蜺自高而垂下也劉曰二分春

秋之中者也詩云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

室定營室星營室中

可以興王功也

阪傾也

易曰無平不

險文昌正殿名也

蜺龍形而五色

善曰難蜀父老曰遐

途臺體豫或為務西

都賓序曰眾庶悅豫

詩曰庶人子

來周易曰擬之而後

言議之而後動擬議

以成其變化

身賦曰王爾投其鈎繩杜預左傳注曰銓次也筌同周禮
 曰匠人建國書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鄭
 玄曰極星北辰也周禮曰左宗廟右社稷說文曰隳崖也
 鄭玄禮記注曰陂傾也周易曰上棟下宇以避風雨對高
 貌也景福殿賦曰若仰崇山而戴垂雲鬋垂貌也淮南子曰玄雲素朝
 參差粉文扶棹老復結藥櫨盧豐施丹梁虹申以並亘朱桶
 森布而支離綺井列䟽以懸蒂華蓮重葩而倒披齊龍首
 而涌雷時梗檠於漉尤池濟貌粉棟檠檠也言重複而結聚之藥曲析櫨斗也累疊而施之
 濟貌粉棟檠檠也言重複而結聚之藥曲析櫨斗也累疊而施之
 而施之翰曰亘橫也丹梁如虹蜺之並橫朱桶謂棹也
 森多也支離歷歷然分布貌屋上綺井以板為井形飾以
 丹青如綺也列行䟽布也綺井向下行布如花帶之懸井
 中皆畫蓮花自下見上故曰倒披濟曰殿屋上四角皆作龍形於椽頭雨水注入於龍口中寫之於地梗檠猶髣髴也
 髣也漉池謂停水以灌稻也言涌雷之水勢髣似也劉同
 翰注善曰廣雅曰曲析謂之藥說文曰構櫨柱析也然

藥櫨一也有曲直之殊耳西都賓曰枕膺龍之虹梁西京
 賦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齊龍首而涌雷謂為龍
 首承檐四隅而以寫雷也說文曰雷屋水流也
 東京賦曰其梗檠如此毛詩曰漉池北流也
 暉鑒挾浪振人棖題黠徒對階尹嶙隣峴音長庭砥
 覆平鐘虞夾陳風無纖埃雨無微津翰曰旅陳櫨柱閑間
 而行上有朱色窓復見日光故暉色鑒明於挾振挾振屋
 內也接椽也題頭也言椽頭黠黠而深黑色謂漆之然也
 階隋階道上處嶙峴次級也翰曰嶙嶙格架也夾對陳
 布也言相對布於長庭也
 如磁言長庭雖風而無埃雖雨而不潤劉曰詩云旅櫨有
 閑挾中央也振屋宇檠也文昌殿前有鍾虞其銘曰惟魏
 四年歲在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賓鍾又作無射
 鍾建安二十一年七月始設鍾虞於文昌殿前所以朝會
 四方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旅櫨衆也薛君韓詩章句
 曰閑犬也謂閑然大也暉鑒言櫨柱光輝遠照挾振也廣
 雅曰鑒照也類聲曰黠黑也直感反黠亦黑也應劭上林
 賦注曰階闌橫也西京賦曰拙鐫嶙峴卑蒼曰嶙峴山崖

導竦峭雙碣方駕比輪西關延秋東啓長春用覲群后觀

享頤賓端 韓曰巖巖高也南端正南門也攸所遵法也言南端注於北闕也竦峭猶峻高也踞立也方駕北輪

言並車也門廣大可並車而行
向曰於此門用朝百辟諸侯也
願養也實

客也又於此觀享養賓客也劉曰文昌殿前值端門之前南當南上東門又有東西上東門端門之外東有長春門

西有延秋門文昌殿所以朝會賓客享四方
殿賦曰朱闕叢叢凡南方正門皆謂之端春秋
善曰德陽說題辭曰

血書魯端門毛萇詩傳曰覲見也尚書曰肆覲羣后周易
曰觀頤觀其所養也頤養亦亨也故曰觀享頤賓許兩反

左則中朝有臆聽政作寢匪樸匪斲去泰去甚木無彫鏤

土無締題錦玄化所甄延經國風所稟翰曰葩光也言中朝衣冠盛葩而有

光也寢正殿也匪非也言此殿非樸非斲去泰去甚言取中法不以奢侈爲務銑曰鏤鏤也爲木不彫鏤也土無

...

大正

所稟謂儉約稟於國風也國風詩以美儉也劉曰中朝內

朝也漢氏大司馬侍中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六百石以
下爲外朝也文昌殿東有聽政殿內朝存也墨子書曰堯

之爲君采掾不斂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濕潤不能
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知民節

也老子云去甚去泰爾雅曰鏤鏤也善曰毛萇詩傳曰鏤亦貌也尚書曰既勒撲斲孔安國曰撲治斲削也西京

風於是曰木衣緣鋪說文曰緣厚紕也玄化自此隆動而砂國有稟承也蔡雍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黔首用

寧如淳漢書注曰隨人作所器謂之野古魚於前則宜明
反毛詩序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顯陽順德崇禮重闡洞出鏘鏘濟濟珍樹猗猗奇卉萋萋

蕙風如薰。甘露如醴。通也。言宮重重與諸門相通而

草樹之上。積其香芬如酒醴之香氣。劉曰。聽政殿前聽政。草也。焚香曰薰。言草樹之香風傳之如火焚香也。甘露函。

門聽政門前外賢門外賢門右崇禮門崇禮門左順德門

三門並南向外賢門前宜明門前顯陽門門前有司馬門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闔洞達也南北外內東西左右掖門皆洞達相通善曰禮記曰大夫濟齊燕士饗饗邊讓帝臺賦曰惠風如春施家語舜曰南風之薰兮王肅曰薰風至之兒也論衡曰牛露味如飴蜜王者太平則降鄭玄周禮注曰醴今餅酒禁臺省中連

闔對廓直事所由典刑所藏藹藹列侍金螭齊光詰朝陪帷納言有章亞以柱後執法內侍符節謁者典璽諸吏膳

夫有官藥劑有司有醴亦順時腠理則治銑曰禁臺省中丞相諸曹司也

闔門也直事謂寓直之類言禁臺省中寓直之所由出入典籍刑法之所藏蓄也翰曰藹藹多盛兒螭蟬也漢官儀侍中常侍冠皆飾金蟬故曰齊光詰朝納言喉舌之官早朝陪侍天子惟帷出納喉舌皆成其文章為天下儀軌措武翰曰亞次也柱後御史官執法內侍天下以案人過符節掌符契旌節謁者通事者典璽儲吏掌天子印璽向曰膳央掌食之官藥劑主藥品之職醴醇酒言食與酒各順時而進之藥劑治腠理之疾腠理者皮膚間也劉曰

外賢門內聽政闔外東入有納言闔尚書臺宜明門內外賢門內外賢門外東入有賢署顯陽門內宜明門外東入

最南有謁者臺閣次中央符節臺閣最北御史臺閣三臺並別西向符節臺東有承相諸曹善曰魏武集荀欣等

曰漢制王所居曰省中淮南子曰連闔通房人所安也直事若今之當直也蔡邕獨斷曰直事尚書一人典刑周禮

六典八刑也建安十八年始置侍中尚書御史符節謁者金螭金蟬蔡邕獨斷曰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加貂附蟬左

氏傳曰詰朝將見杜預曰詰朝平旦也周禮曰常人掌幄鄭玄曰王所居之帳尚書藥典龍命汝作納言應劭漢書

注曰納言如今尚書官王之喉舌也毛詩曰出言有章音義曰柱後以鐵為柱今法冠是如淳曰御史冠也符節掌

璽故云典璽漢有尚符璽謁者受事故曰儲吏漢書謁者掌讀受事周禮膳夫上士又曰醫師掌毒藥共醫事鄭玄

周禮注曰劑和也又禮記注曰舊醴之酒謂昔酒也呂氏春秋伊伊曰用所去陳腠理遂通高誘曰腠理肌脈也

於後則椒鶴文石束卷閭術揪梓木蘭次舍甲乙西南其戶成之匪日丹青炳煥特有溫室儀彤宇宙曆象賢聖圖

以百瑞粹對祖以藻詠茫茫終古此焉則鏡有虞作績茲亦

等競濟曰徽房鳴鶴皆堂名文石室也后妃所止永巷庭

序有甲乙之次言其有大小也良曰西南其戶者言宮

內之門或西向或南向言不日而成之蓋速而易就溫室

殿名丹青炳煥盡文也翰曰言於溫室殿盡天地之形

賢聖之象百瑞之物藻以贊頌使人主見之以知安危之

理可以為古之鏡視於身也言舜作績盡彝器以為鑒戒

今之溫室亦與齊競也劉曰近世王者後宮以椒房為通

稱聽政殿後有鳴鶴堂椒梓坊木蘭坊文石室後宮所止

也臺宮中巷也街道也鳴鶴堂之前次聽政殿之後東西

二坊之中安者溫室中有畫像讚尚書咎繇薦舜曰予欲

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粉米永巷掖庭之

別名善曰列女傳曰姜后待罪永巷甲乙謂次舍之處

以甲乙緣之也毛詩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又曰不日成

之藻詠文藻而頌詠之也茫茫遠貌也楚辭曰長無絕

兮終古廣雅曰鑒謂之鏡照也鄭玄論語注曰繪畫也

則疏圃曲池下晚於高堂蘭渚莓莓石瀨湯湯音弱公

係實輕葉振芳奔龜躍魚有睽千呂梁馳道周屈於果下

延閣胤宇以經營飛陞方輦而徑西三臺列峙而崢嶸亢

陽臺善本作於陰基擬華山之削成上累棟而重雷力下

冰室而互冥良曰疏圃菜園也曉田也高堂園中亭也曲

池植蘭渚曰蘭渚莓莓盛貌石瀨有石而淺

流湯湯急流貌向曰菱木之細枝枝頭垂實而輕葉搖

動其芳香睽下視也呂梁水名其水急流言池中龜魚奔

躍如視呂梁之上延閣胤宇言閣道棟宇相連引也飛陞

相接如鳥飛也言廣可以並輦徑疾而西三臺銅雀臺冰

井臺金鳳臺也銑曰亢陽屋也謂在於臺上故曰亢陽

文選卷六

十四

央有銅爵臺南有金鳳臺北則水井臺銅爵臺有屋一百
一間金鳳臺有屋百三十五間永井臺上有永三堂與法
殿皆閣道相道置行為營建安十五年作銅雀臺山海經
曰文華之山削成四方堅也春秋左傳曰固陰亟寒
善
曰楚辭曰坐堂伏檻曲臨池曹植責躬詩曰夕宿蘭臺左
氏傳曰原田萋萋杜預曰若原田之草萋萋然萋莫來反
楚辭曰石瀨多說文曰睪察也千例反漢書曰太子不
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道也若今之中道延相連延也淮
南子曰延樓樓道魯靈光殿賦注曰
榭而高大謂之陽基在下故曰陰
周軒中天丹墀臨猋
增構峨峨清塵烈烈匹遙切善雲雀踞音薨而矯首壯翼
摘鏤於青霄雷雨竊冥而未半皦日龍光於綺寮習步頻
以外降御春服而逍遙八極可圍於寸眸萬物可齊於一
朝韓曰長廊有窓而周迴曰周軒中高天也天子庭曰丹
墀猋風也增高也構亦屋也峨峨高貌屋宇深淨而無
濁塵故曰清塵烈烈輕舉也向曰雲雀鳳也踞踏薨簷
矯舉也言作鳳於簷踏立而舉首也壯大摘發也言鳳之

大翼光發踞鏤於青霄竊冥陰暗也寮窓也言臺高而雷
雨陰暗至臺之半日光在上故曰龍光於綺窓韓曰謂
臺高行步上下頓足天子服習曰御言服春服而行逍遙
閑樂高臺遠視八極之地可入於寸目知天地之理虛曠
故萬物齊一在此時也劉曰丹墀以丹與蔣離合用塗地
也爾雅曰扶搖謂之猋猋上也風從下外也班固西都賦
說鳳闕曰上觚稜而栖金雀凡鳥之栖也羽翼戢弭以今
咸翹風而欲翔此鳳之有定有住尚向風而無一方則不
宜言翹風也但鳥時形定翼住飛則欻之絕捷踦則舉羽
翻用勢若將飛而尚住故言雲雀踞薨而矯首也王吉傳
曰進退步趨以實下言人不行則膝胫以下虛弱不實也
王褒井泉賦曰十分未外其一增惶懼而自眩若播岸而
臨坑登木末以闕泉楊雄井泉賦說臺曰鬼魅不能自逮
半長途而下顛班固西都賦攀井翰而未半目眩轉而意
迷舍靈檻而却倚若顛墮而復稽張衡西京賦說臺曰將
乍往而未半怵惴慄而疎矜非都盧之輕蹻孰能超而究
外凡此四賢所以說臺榭之體皆危蜺悚懼雖掩與鬼神
由莫得而目遠也非夫王公大人聊以雍容外高彌望意
之得也異乎老子曰若外臺之為樂焉故引習步頓以實

下稱下方之究遠適可以圍於徑寸之眸子言其理曠而
當情也莊子有齊物之論善曰軒長廊之有窓也列子
曰周穆王築臺號中天臺漢典職儀曰以丹漆地故稱丹
墀西都曰正殿崔嵬曾構七發曰蒙清塵毛萇詩傳曰壯
健也摘鏤摛布其彫鏤也說文曰窈窕深遠也冥幽昧也
毛詩曰有如皎皎曰西京賦曰交綺豁以疏寮論語曾點曰
春服既成毛詩曰於焉逍遙淮南子曰八紘長塗牟首豪
之外乃有八極趙岐孟子章句曰眸子童子宿以禁兵司
衛閑邪鉤陳罔驚向曰牟首閣道有室者豪微道也言互
有經過也肅嚴程節也言刻漏嚴肅而
唱晝夜明候時而有節法衛侍衛也閑邪防惡也罔無也
鉤陳星名以衛侍帝宮言侍衛之人防其邪惡故無驚擾
也劉曰霍光傳說昌邑王輦道牟首鼓吹歌舞豪微道也
晷漏之刻也西上東門北有漏刻屋也善曰說文曰晷
景故曰晷漏漢書房中歌曰肅倡和聲字書倡亦唱字也
充向反程猶限也程與呈通西京賦曰武庫禁兵設在蘭
鐻建安二十二年初置衛尉漢書曰衛尉掌宮門衛屯兵
周易曰閑邪存其誠樂汁圖曰鉤陳後宮也服虔甘泉注

曰紫宮外營鉤陳星於是崇墉濬洫嬰堞帶洙四門轆轤壘隆厦重

起憑太清以混成越埃壙害而資始邈邈標危亭亭峻踈

臨焦原而弗沉善本作不悅誰勁捷而無猓理與岡岑而求固

非有期平代祀陽靈停曜於其表陰祗濛霧於其裏統曰

牆也濬深洫溝嬰繞也堞上城女牆洙水涯也言宮闕繞崇城之堞帶深溝之涯也轆轤高也隆厦大屋也言宮闕

四門轆轤而高也大厦重疊而起也翰曰木清天也埃壙壘皆之氣謂樓觀高峻而憑天若混然而自成也超越

塵昏之所資混然之氣以為造作之始也邈邈亭亭高遠也標立也焦原山名代知其險言樓高之險雖臨焦原亦

不比况猓懼也言誰有勁捷之人登此而不懼者言其堅固如山豈可論乎之近遠乎良曰陽靈日也陰祗雲

雨神言樓臺高峻入天而日至於此自下望之若停光在
其上雲雨之神濛濛霧於內也劉曰墉城也濬深也洫城

溝也張衡西京賦曰經城洫堞城上女牆也賈誼曰翟伐
衛寇俠城浹厓也詩云夏屋渠渠又曰既成藐藐尸子曰

莒國有石焦原者廣尋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
也有勇以見莒子者獨却行齊踵焉所以服莒國也善
曰鶡冠子曰上及太清下及大寧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
地生西都賓曰軼埃盭之混濁周易曰萬物資始王逸楚
辭注曰藐藐遠也說文曰標未也鄭玄禮記注曰危棟上
也西京賦曰狀亭亭以若若說文曰趾基也論語慎而無
禮則蕙猥與蕙同思子反陽靈天神甘泉賦
日齊乎陽靈之宮周禮曰掌地祇之禮也苑善本以玄

武陪以幽林繚了垣開囿觀宇相臨碩果灌叢園木竦尋

篁篠懷風蒲桃結陰回淵灌積水深兼葭贊胡荈宮弱

森丹藕凌波而的礫綠芰泛濤而浸心潭以羽翮頡頏鱗

介浮沈栖者擇木確者擇音若咆步交潏潏與姑餘常鳴

鶴而在陰表清禦語勤震箴思國卹忘從禽推蕪往而無

忌即鹿縱而匪禁音金濟曰玄武苑名中有幽林繚繞也

多也良曰碩大也草木雜生曰灌園木疎尋者大木也
竹叢生曰篁篠竹也言叢竹懷風清肅之氣蒲桃體蔓延
而葉密故多陰也向曰回曲灌漑也積水衆流相合為
池贊分別也言衆草森然分別於內銚曰丹藕蓮也的
礫水貌芰菱也浸潭浮貌羽翮鳥也頡頏水浮貌鱗魚
介龜也言或浮或沈也翰曰雖鳥鳴也言不迫逐不傷
其性皆得安理如此齊曰咆鳴也勦潏姑餘皆海也言
魚鳥之類雖近在此若在江海以自得不失其天性鳴鶴
在陰言皆自得其類也向曰禦謂池沼草木有屋庇禽
獸之處表而不禁任人取之虞箴所以戒勸無為田獵卹
憂也思國之所憂言忘從禽者言不從禽獸之樂也推木
蕪草也言苑囿之中草木盛人往取之無忌吝也即鹿苑
中所養任人縱之亦非所禁咸與人共之也劉曰玄武苑
在鄴城西苑中有魚梁釣臺竹園蒲桃諸果詩曰集于灌
木春秋左氏傳曰鳥則擇木又曰鹿死不擇音皆自得之
謂也雖者舉雉兔之類不傷其特況其巨者乎揚雄曰勃
澥之鳥淮南子曰軼鶡雞於姑餘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
之張衡東京賦曰淵池清籟震箴虞人之箴也事見春秋
其辭曰芒芒禹跡盡為九州經啟九道人有寢廟獸有茂
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思

其應壯武不可重是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易曰即鹿無虞往從禽也孟子曰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
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答曰
民由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由以爲大何
也答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剪莠者往焉雉免者往焉與
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臣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
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者如殺人之
罪則是四十里爲阱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言樵蘇往
而無忌即鹿縱而匪禁者蓋同乎周文之德異乎齊宜之
意善曰西都賦曰幽林穹谷西京賦曰繚垣綿連周易
曰碩果不食莊子曰見巨木其絮百圍孫子曰水深則回
說文曰淵回水也毛詩曰有渰者泉文子曰積水成海說
文曰變分別也本草曰藕一名水芝爾雅曰荷芙蕖其根
藕此文云凌波而的礫即藕爲偏名非唯根矣的礫光明
也上林賦曰的礫江靡浸潭漸漬也洞簫賦曰玉液浸潭
而承其根也毛萇詩傳曰飛而上曰頡周禮曰川澤宜鱗
物墳衍宜介物鄭玄曰鱗魚龍之屬介龜鼈之屬水
居陸生者也漢書音義晉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
莫回 垌野奕奕菑畝甘荼 途 伊蠡芒種斯阜西門溉其前

史起灌其後塋流十二同源異口菑爲屯雲泄爲行雨水

澍之梗古徐徒陸蔣稷黍黝黝柳一桑柘油油麻紵均田畫

疇蕃廬錯列薑芋充茂桃李蔭翳音咽家安其所而服美

自悅邑屋相望武而隲踰奕世翰曰腴腴美也奕奕盛也

菜也伊維蠡生也芒種稻麥也阜多也言此地生茶薺多

稻麥也西門豹史起並爲鄴令俱開漳水灌田鄭人皆富

塋級次泄水之處言有十二也同原同漳水異口分渠口

各別也銑曰菑積也言積而不用則如雲之聚若泄之

乃潤田是乃行雨也良曰徐稻蔣種也翰曰黝黝黑

也桑柘之美色也油油潤色紵似麻可爲布良曰均田
畫疇定其分畔蕃屏廬室錯雜也言都人蕃屏廬舍錯雜
而布蔭翳繁盛貌濟曰言人甘其食美其服也隲踰
絕也言太平安無事雖邑屋相望而阻絕終世不相往來
劉曰腴腴美也詩云周原腴腴萋茶如飴爾雅曰田一歲
曰菑詩云薄言采芑于此菑畝周官曰澤草所生種之芒
種鄭司農曰芒種稻麥也今鄴下有十二塋天井優在城

西南分爲十二塋者也微子麥秀之歌曰黍苗油油漢制
列侯公主田無過三十頃者其餘各以官次哀帝時董賢
賜田猥多王嘉上疏均田之制從此墮壞疇者界也埤
除也詩云中田有廬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故曰藩
廬錯列老子曰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里相望
雞犬之聲相聞人至老死不相與往來善曰韓詩曰周
原腴腴莫來反毛詩曰弁弁梁山維禹甸之賈逵國語曰
阜長也史記曰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又曰
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人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
公史漳水兮灌鄴旁終古寫鹵兮生稻梁水陸謂高下之
田也二渠之利下則樹生稂稂高則植立稷黍也說文曰
樹時雨所以潤生萬物者也之樹反方言曰蒔植立也時
吏反爾雅曰黑謂之黝郭璞曰黑貌也聲類曰油油麻肥
也莊子曰治邑屋揭竿不法聖人哉謝承後漢書曰王翁
位二千石內則街衢輻湊朱闕結隅石杠江飛梁出控漳
渠疏通溝以濱路羅青槐以蔭塗比滄浪平而可濯方步
欄以而有踰習習冠蓋莘莘所蒸徒斑白不提行旅讓衢

設官分職管處署居夾之以府寺班之以里閭

向曰闕樓隅角控引

杠橋也言街衢輻湊朱樓結角而石橋引在漳水之上也
濱水畔也言流通溝渠於路畔列以槐木渠清可以比滄
浪之濯纓槐樹之蔭可以踰長欄廊廡之下統曰習習
盛也莘莘衆也蒸徒人也班白老者不提挈器物也旅客
也言行客讓路設官司分職務營置居處夾於府寺分布
閭里之間各使得其所也善本衢作衢劉曰言鄴城內
諸衢有赤闕黑闕正當東西南北城門最是其通街也石
竇橋在宮東其水流入南北里爾雅曰石杠謂石橋也疏
通也魏武帝時堰漳水在鄴西十里名曰漳渠堰東入鄴
城經宕中東出南北二溝夾道東行出城所經石竇者也
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善曰杜預左氏傳注
曰衝交道也齒容反文子曰羣臣輻湊李尤德陽殿賦曰
朱闕嚴嚴晉灼漢書注曰飛梁浮道之橋小雅曰控引也
步欄長廊也楚辭曰曲屋步欄宜擾畜上林賦曰步欄周
流長途中宿蔡邕胡億碑曰祁祁我君習習冠蓋鄭玄曰
雜色曰班家語曰虞芮二國爭田入文王境行者讓路周
禮曰設官分職以爲其府寺則位副三事官踰六卿太善
民極小雅曰班次也

奉常之號大理之名厦屋一揆華屏齊榮肅肅階闕許重

門再徧師尹爰止毗世作楨翰曰三事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厚

生以養人六卿周禮六官也太常主宗廟大理斷刑獄夏

大慶之屋屏門牆也言府寺之制其同一揆而牆屏之設

亦齊有之肅肅嚴整貌關兩階之間言作為楨祥肅然嚴

整徧關也言有重門故其關亦當再矣師尹主國之政事

者爰於毗佐禎祥也言此居止可以佐主而為政也劉曰

當司馬門南出道西最北東向相國府第二南行御史大

夫府第三少府卿寺道東最北奉常寺次南大農寺出東

掖門正東道南西頭大僕卿寺次中尉寺出東掖門宮東

北行北城下東入大理寺宮內大社西郎中今府城南有

五營魏武帝為魏王時大常號奉常延尉號大理建安十

八年始置太常宗正二十二年以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初

置衛尉時武帝為魏王置相國御史大夫故云位副三事

置卿近九故曰官踰六卿善曰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

夙夜厦屋已見上注鄭玄禮記注曰畫華也爾雅曰屏謂

之樹鄭玄禮記注曰榮屋翼也爾雅曰兩階間曰闕周易

曰重門擊柝說文曰扃門之闕也毛詩曰赫赫師尹毛萇

曰師太師周之三公也尹氏為大師毛詩曰天子是毗又

曰王國克生維周之棟毛萇

毛萇曰幹複也善本世作代其閭闔則長壽吉陽永平思

忠亦有戚里賓宮之東開出長者巷包諸公都護之堂殿

居綺窓輿騎朝猥蹀敼古其中良曰四者皆坊名濟曰

在帝宮之東實置也開門也言門出長者而巷亦包括公

侯之宅向曰都護宮各居殿之中飾為綺窓銑曰輿

車騎馬猥多也蹀敼言累積也天下朝貢車馬繁多累積

而在於都護府內劉曰長壽吉陽永平思忠四里名也長

壽北入皆貴里都護者將軍曹淵也漢書萬石君傳曰從

其家長安戚里以姊為美人故善曰古詩云交際結綺牕

廣雅曰猥衆也烏罪反聲類曰蹀躞

也蹀徒協反說文曰敼隘也立知反

營客館以周坊節

本

作賓侶之所集瑋豐樓之閉闕起建安而首立葦七牆慕

室旁無雜襲割綺刷

居

罔輟匠斲積習廣成之傳

知無以

儔豪街之邸不能及

銑曰營構館舍也飾賓徒所集之處以備待士瑋美也豐大也開巷門也

閨門中道也首初也起建安之中初立也漫廡簷也言房簷雜錯以相掩習剗剗斤斧也

劉工人也言斤斧工人無輟積習以漸聖也廣成傳秦之客館豪街邸蠻夷之館漢特所立言此二者不能及我所

制也劉曰鄴城東有都亭城東亦有都道北有大邸起樓門臨道建安中所立也古者重客館故舉年號也春秋左

傳曰高其閉閣繕完葺牆以待賓客坊人以時寡館宮室子產曰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埤以崇大諸侯之

館館如公寢爾雅曰閨巷門也一日閨門中所從出入也葺覆也坊人塗人也寡埤也館宮室諸侯傳也史記曰蘭

相如奉璧西入秦秦舍相如廣城傳善曰說文曰廡堂下周屋也許慎淮南子注曰剗剗曲刀也剗九月反鄭玄

論語注曰輟止輟古字通張晏漢書注曰疇等也漢書曰郅支首懸豪街蠻夷邸間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內也

廓三市而開廛籍平達之九達班列肆以兼羅設闐闐以

襟帶濟有無之常偏距日中而畢會抗旗亭之嶢

堯薛五結

侈所眺之博大

市翰曰廓開也廛市中道也達道也開三市

之處所以便利於人向曰班布也言布貨物於市以羅

列之闐闐市中巷繞市如衣之襟帶然有無常偏謂多少

二者或至巨萬或至貧無此為常偏也距至也畢盡也言

至日中盡會於市也抗立也旗亭市樓曉辟高貌言此樓

至高也侈美眺視也言美所視之貨賄可謂富博廣大也

劉曰周禮大市曰吳而市朝市朝時而市夕市日夕而市

此三市之謂也達已解上章傳曰達市在達之上易曰日

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善曰有無謂貨物之多少也二者常偏此能濟之也孟子

曰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西京賦注曰旗亭市

樓也堯薛高峻之貌也百隧轂擊連軫萬貫憑軾捶馬袖

幕紛半一八方而混同極風采之異觀質劑

平而交易

刀布貿而無筭

良曰隧路也言有隧路多也轂擊者車多相摩擊也軫車後言相連貫至於萬數皆憑軾捶馬幕覆車軫者言擊馬衣袖與幕紛然相半

見實劑市吏主平物價物價平而復交易也刀錢也言錢布相與交易不可勝算劉曰軌車橫履滕人所憑也周宮曰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君曰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下手書保物要還矣質大賈也劑小賈也刀布錢刀之謂荀卿書曰省刀布之歛善曰西京賦曰俯察百隧史記蘇秦曰臨蓄之塗車穀擊人肩摩連社成惟舉袂成幕左傳曰楚子玉謂晉侯曰君憑軼而觀之說文曰撫擊也河圖龍文曰八方歸德淮南子曰采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脩明材以工化賄以商通難得之貨此則不容臨九夷之風采

周用而長務物背窳吏**而就攻不鬻邪而預**善本賈古著

馴致善作本風**之醇醲**翰曰物之材用皆工人之所化用也賄布帛也則商者通易之難得之貨謂遠方異物寶王無益之物於市則不容也周備窳隘攻堅著明馴順也醇醲撲也臨之備用為常用不在珍麗物皆去濫而就堅去濫禁邪人不使乘時射利為賈賣明順置法以勸醇撲之理也劉曰周官曰百工飭貨八材商賈阜通貨賄漢書貨殖傳曰相文之後禮義大壞上下相冒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無用之器攻者堅也詩云我車既攻

通物曰商居賣曰賈禮記王制曰器用不中度不鬻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姦色亂正色不鬻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鬻於市此皆不鬻邪之義周官曰平肆展成鄭君曰展整也成平市者使定物賈防詐豫曰善曰廣雅曰財貨也賈與哉古字通爾雅曰賄賈廣雅曰長常也言常習之史記曰河濱器不苦窳晉灼曰窳病也餘乳反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市不豫賈周易曰馴致其道仲長子昌言醇醲之化既浹孔安國尚書傳曰醇粹也說文曰醲厚酒也女龍

白藏平之藏去**富有無隄**反然以酒之醲以喻政厚也

同賑大內控引世資寶珠**櫜**珠**積帶**徒**琛幣**充**物**何**關石**

之所和鈞財賦之所底慎燕弧盈庫而委勁異馬填廐救

而駟祖駿銑曰白藏庫名藏即庫也謂富有賤物如大水朗駿之無隄岸言極多也賑豐也大內內寶庫與白藏同豐控引天下之資賤也珠玉曰寶南夷稅名櫜布也瑱貯也言南蠻之稅積貯多也珠玉曰琛布帛曰幣物滿也珠玉布帛充滿於庫關石秤也言亦平也賤物貢賦之所致者無失常者亦慎也翰曰燕弧角弓出幽燕地言滿

庫委積其勁硬者慶養馬屋也慶壯也與馬謂與北所生
馬填溢腹中而呈壯駿也劉曰白藏庫在西城下右屋一
百七十四間爾雅曰秋為白藏因以為名也大內京邑都
內寶藏也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越人貢財之奉不輸大
內食貨志曰或墮財夏書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此夏之
逸書禹夏曰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鄴城西下有
乘黃慶燕幽州也弘弓爾雅曰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
角焉春秋左傳曰與之北土馬之所生善曰周易曰富
有之謂大業漢書東方朔曰不足以危無隄之與蘇林曰
隄限也爾雅曰賑富也風俗通曰槃瓠之後輸布一匹二
文是謂廩君之賓巴氏出帳布八丈賓在宗反帳音稼端
音滯賈逵國語注曰關通也鄭玄儀禮注曰和調也孔安
國尚書傳曰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至平勅京
子虛賦曰充仞其中說文曰與非馬也于朗反

敵糾紛庶土罔寧聖武興言將曜威靈介冑重襲旌旗躍
莖弓珧以解繁彀矛鋌飄英三屬之甲縵莫胡之纓控弦
簡發妙擬更平贏亦精反向曰勅大也糾紛亂也庶土

敵亂起天下無安武帝興言兵大振曜其威靈也良曰
介甲也冑兜鍪也重襲重而衣之躍舉也莖旗竿也言旌
旗舉竿也以蛤骨飾弓曰珧繁弓匣也解繁開弓匣矛鋌
皆兵器為風飄其英英旗飾也銑曰屬連也言甲三扎
相重而連之纓胡武士纓名控引簡擇也言引滿弓弦擇
處而發物無不中故妙擬更贏更贏古之善射者也劉曰
建安十九年五月魏公位諸侯王上赤紱遠遊冠二十一
年進爵為王二十二年得設天子旌旗出警入蹕賜朱冠
冕十二旒金根車駕六馬建太常設五時副車爾雅曰弓
以蜃者謂之珧蜃骨也彀弓桺也詩云二矛重英漢書刑
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趙惠文王好劍劍士夾門
而客者三十人趙太子惲謂莊周曰吾王所見劍士皆蓬
頭突鬢垂冠漫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者王乃悅
之戰國策更嬴謂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於此乎更嬴曰可
有鴈從南方來更嬴虛發而鴈下善曰左氏傳曰子魚
曰勃敵之人隘而不成列杜預曰勅強也尚書曰庶上交
正毛詩曰興言出宿長楊賦曰以露威靈金匱曰良弓非
勅繁不張說文曰鋌小矛史記曰冒頓自立為單于控弦
之士三十萬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弦貫石齊被練而鉞
威動北鄰爾雅曰簡擇也謂擇處而發也

息戈襲偏裒都以讀會列畢出征而中律執奇正以四伐

碩畫胡精通目無匪制推鋒積紀鉅氣彌銳三捷三捷既

晝亦月剋剪方命吞滅咆白休交咻休雲散叛換席卷度劉侵

子威八紘荒阻率由洗兵海島刷馬江洲振旅輟輟田反

旆悠悠凱歸同飲疏爵普疇朝無冠五印國無費留向日

卒齊整服練而執鉅利之戈襲著也偏裒戎衣各以出征

四遠行其誅伐師多言讀言使士卒被練執戈衣偏裒之

裳以爲行列也軍帥師出行盡中剋勝之法執奇正之計

也銳曰碩大也言大畫奇策精通妙理舉無遺者目見所

爲皆合宜制鋒鋒刃推舉也十三年曰紀謂武帝自初平

年起兵至建安二十五年故曰積紀言雖積紀鋒銳之氣

彌放加猛銳翰曰言一日三捷戰於敵人一月三捷剋

之方放也咆咻猶咆哮也言放棄王命咆哮不賓者皆除

剪吞滅之撤去也叛反換易也虔劉殺也侵漸也言反易

常道之人皆如雲去席卷盡殺之漸以威德布於八方則

荒阻之俗皆有相率來賓莫不由大魏之德向曰謂戰

勝將休兵欲還師乃洗刷兵馬於海島江洲也兵還曰振

旅輟輟衆聲悠悠旆旌飛兒戰勝則凱樂而歸行飲至之

禮饗會將士有功者分其爵邑疇度使當其功刊印印角

漸銷項羽欲封有功手執其印惜不與令得刊言今有功

即封不吝惜之故朝無刊印功不賞曰費留謂全賞之故

無此也劉曰春秋左傳曰被練三千馬融曰練爲甲裘史

記武曰強弩在前鉅戈在後司馬法曰師多則黷孫武

曰奇正還相生若環之無端莊子曰庖丁爲文惠屠牛手

之所觸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文君曰善哉技庖丁對

曰臣好者道焉乎技矣臣始解牛時所見無非牛者二年

之後未常見全牛也今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也良庖歲

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

牛也而刀刃若新發於硎若被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

以無厚入有間恢乎其於遊刃必有余地矣文君曰善吾

聞丁之言得養生焉一紀十二年推鋒積紀謂魏武帝從

初平元年起兵至建安二十年軍無不剋抑亦庖丁用刀

十九年之義也孫武曰避其銳氣謂銳氣之利甚於鋒刃

也易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詩云一月三捷既

晝亦月者蓋取其頻繁之數或日或月也方命放棄王命

也尚書曰咈哉方命剋剪方命者謂始起兵誅董卓之首
亂漢室也咈然猶咆哮也自矜健之貌也詩云咆然于中
國吞滅咆然者剋默韓暹楊奉之勇用王命也換猶恣睢
也漢書曰項氏叛換雲徹換叛者謂討破袁紹猶勝項羽
也度劉殺也春秋左傳呂相絕秦曰度劉我邊陲席卷度
劉者謂擒呂布於徐州剋袁術於揚州平韓約馬超於雍
州降劉表於荊州也侵威八紘荒阻率由者謂比羈單于
于白屋東懷孫權於吳會西攝劉備於巴蜀也刷小掌也
司馬相如梨賦曰喇嗽其漿蘇秦曰軸輻殷殷若三軍之
衆春秋穀梁傳曰入曰振旅無事以嚴衆也春秋左傳曰
凡公行告於宗廟反飲至漢書曰疏爵而貴之疏爵普
疇其爵邑者刊印印角刊也韓信傳曰項王有功當封爵
印刊忍不能與孫子兵法曰戰勝而不脩其賞者凶命曰
費留善曰國語曰公使申生伐東山衣之偏裒之衣韋
昭曰裒在中左右異色故曰偏裒音督說文曰讀列中止
也然讀列或止或列周易曰師出以律漢書曰侵威盛容
淮南子曰八澤之外乃有八紘尚書曰率由典常以藩王
室魏武兵接要曰大將將行雨濡衣冠是謂洗兵劉劭七
華曰激馬河源遊目崑崙蒼頡篇曰軸輻衆車聲也呼萌
反今爲軸字音田毛詩曰悠悠旆旌魏武孫子注曰賞下

以時但留費也要亂既弭而能宴武人歸獸而去戰蕭斧戢柯以

桺甲刃虹旌攝麾以就卷斟洪範酌典憲觀所恒通其變

上垂拱而司契下緣督而自勸道來斯貴利往則賤圉圉

寂寥京庚流衍翰曰弭平也言天下既平而能爲宴樂武

其柯藏桺其刃虹旌盡爲虹者攝收其麾旌以卷藏之皆

示不服用也洪大範法言理天下之大法典常也言息兵

草當安人故斟酌大法與常憲不可失也觀人之恒理謂

使知其情通而變之使其不倦上則垂衣拱手執法契以

御天下緣順督中下則順乎中道而自勸勉而復貴道賤

利圉圉獄也寂寥空也京大庾倉也流衍積多也劉曰尚
書曰往伐歸獸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以強秦之勢伐弱韓
譬猶礮蕭斧以伐朝菌也馬融廣成頌曰建雄虹之長旂
洪範箕子陳政術之篇也易曰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
情可見矣又曰通其變使人不倦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
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善曰周公攝政弘化弭
亂司馬法曰以戰去戰雖戰可也尚書曰垂拱而天下化

莊子曰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也司馬彪曰緣順也督中也順守道中以為常禮記仲春省園圖文子曰法寬刑緩園圖虛空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鄭玄曰庾露積穀也於是東鯉帝即序西

傾順軌荆南懷德惠朝比思建偉縣縣迥塗驟山驟水襴

居負書勳勳贊二重譯貢篚鬘側首之豪錄渠耳之傑服其

荒服欽紐審魏闕置酒文昌高張宿設其夜未遽庭燎晰

晰支有客祁祁載華載裔入聲岌岌冠繼綺纍纍呂辨髮

清醕戶如濟濁醪如河凍醴流斯息溫耐遲躍波豐肴衍

衍行庖饘饘情情醕一譙酣澤無譁呼瓜向曰東鯉西

軌車迹也言一國之人就成次序順同軌迹建美也縣縣

遠見迥長也繼以繩繫籠賣贊其土物也言荆南朔北之夷皆懷惠思美縣縣行於長道驟彼山水負其篚篚賣其土物重譯言其來貢也銑曰鬘首錄耳皆夷人也豪傑

謂會長言其各衣本服而來欽紐袖也魏闕帝闕也言敘袖而并於帝闕之下翰曰置酒於文昌殿以宴蕃夷也

高張其樂先夜而設其夜未遽謂未急明也凡天子會諸侯必設庭燎以待之晰晰光明也祁祁衆多也載華載裔

言此亦有華夏之臣四裔之人相雜而來朝中國諸侯有冠繼則岌岌然繼冠也岌岌高兒蕃夷之人則辨髮行列

纍纍然良曰清醕濁醪並酒也濟水清河水濁故比之言多亦如之也向曰醴酒之味遇寒乃凍斯冰也耐美

酒也言多如河濟故當躍波也此皆甚言之其實不然也行庖主行食者衍衍饘饘並多兒情情和悅之兒能者飲

不能者止醕醕酒樂也謂醕樂而不誼譁劉曰地理志曰會稽海外有鯀人分為二十餘國以歲時獻見尚書禹貢

曰織皮西傾因相是來織皮西戎國也德順也司馬相如封禪書曰義征不德淮南子曰三苗鑿首責禮贊也周官

曰九州之外謂之藩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贊孟子曰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貴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

韓厨泉將其名王大人來朝待以客禮張衡南都賦曰九醞甘醴十旬兼清蕪秦曰齊有清濟濁河楚辭小招曰挫

糟凍飲耐清涼王逸曰凍冷也耐三重釀酒也韓詩云賓爾邊豆飲酒之醕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醕許氏曰醕者

美酒 善曰尚書曰西戎即序尸子曰荆者非無東西也而謂之南其南者分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建是也論語云襁負其子博物志曰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上蒼頡篇曰賣賤貨尚書曰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山海經曰青要之音渠漢書曰夜未央鄭玄曰未渠央也毛詩曰庭燎哲哲楚辭曰高途冠之岌岌鄭玄禮記注曰纚今之情也纚與繼同漢書曰諸侯纚纚從楚又終軍曰解纚髮削左衽毛詩曰既載清酤說文曰漸流水也周易曰鴻漸于盤飲食脣情夜飲薛君曰脣情和悅之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樂酒曰酣毛詩曰迨我暇矣飲此湑矣毛詩曰湑舊也鄭玄曰湑舊之也一曰延廣樂奏九成冠韶夏冒六英五莖嘈湑樂也醜乙攏反

響起疑震霆天宇駭地廬驚億若大帝之所興作二羸之所曾聆
韓曰廣樂天帝樂九成九奏也韶舜樂大夏禹言數奏樂皆首出韶夏龍羅六英嘈聲起如振動雷霆駭驚天地億遠也大帝天帝言遠若天帝之所興作鈞天廣

樂之聲二羸謂秦穆公趙簡子趙與秦同祖穆公簡子皆曾夢天帝為其奏鈞天廣樂故云二羸之所曾聆聆聽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延陳也尚書曰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樂動聲儀曰帝嚳樂曰六英帝嚳頤頤曰五莖舜曰大韶禹曰大夏宋衷曰六英能為天地四時六合也五莖能為五行之道立根本也漢書顧頤頤作六莖夏大承二帝也韶繼堯也嘈與備古字通西京賦曰二帝說秦穆公而觀之嚳以鈞天廣樂史記曰趙簡子病扁鵲視之曰昔繆公嘗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二日簡子寤之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又曰趙氏之先與秦同祖然則秦趙同姓故曰二羸也博雅曰聆聽也善本無六英二字

金石絲竹之恒韻匏土革木之常調干戚羽旄之飾好去清謳微吟之要妙世業之所日用耳目之所開
善本覺雜糅又紛錯兼該孩汜敷梵切善博鞅泥鞅遇所掌之音韎邁昧任而禁金之曲以娛四夷之君以睦八荒之俗
韓曰千盾戚斧也羽翟羽

旌旄牛尾皆舞人執之謳歌也謂樂以防淫和元氣故王者為代業不可一日而廢固當常用可以開發耳目之聰明也採文絲也紛錯亂雜也該同也記博猶廣大也言禮樂之音文絲亂雜兼同普犯而觀之可謂博大也向日鞀鞀樂宮掌四夷樂舞此蓋和睦八荒之風俗也劉曰鞀鞀周掌樂官各也周官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韓時內傳曰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善歲周禮謂之樂鄭玄曰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羽翟羽也旌旄牛尾文舞所執魏文帝樂府曰短歌微吟不能長孔叢子曰世業不替周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鄭玄周禮注曰鞀鞀四夷舞者靡也履俱具反毛萇詩傳曰東夷之樂曰鞀鞀孝經鉤命史曰東夷曰昧南夷曰任西夷之樂曰昧離北夷之樂曰禁鞀昧皆東夷之樂而重之既苗既狩爰遊爰疑悞也甘泉賦曰八荒協兮萬國諧

豫藉田以禮動大閱以義舉 去 **備法駕理秋御顯文武之壯觀邁梁騶之所著** 統曰既已也夏獵曰苗為苗除害冬獵曰狩狩收也言盡收取之爰於也

春出曰遊秋出曰豫天子躬耕曰藉田以為農者先所以勸民也言動以禮也大閱講武也言以舉義也法駕大輅車六馬駕也言天子出行必以此也秋御御名使人調理習之文謂習禮樂也武謂田獵講武也百官禮樂錯錯可法非觀也邁過也梁騶古者天子田獵地名今則過古書之所著也劉曰夏獵曰苗冬獵曰狩建安二十一年三月魏武帝親耕藉田于鄴城東建安二十二年十月甲午訓兵上親執金鼓以詔進退大閱講武也魯詩傳曰古有梁騶梁騶天子田也善曰孟子曰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禮記曰天子為藉田千畝公羊傳曰大閱者阿簡車馬也蔡邕獨斷曰天子有法駕莊子曰尹需學御三年而所得夜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獨愛道也恐子之末可與也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史記曰此天 **林不槎** 仕雅 **枿** 五澤不伐大 **斧斨** 七以時下之壯觀也

晉網 善本 **以道德連木理仁挺芝草皓獸為之育藪丹魚為之生沼商** 雲翔龍澤馬千 **錄阜山圖其石川形其寶**

莫黑匪鳥三趾而來儀莫赤匪狐九尾而自擾嘉穎離合

以尊尊子醴泉涌流而浩浩顯禎祥以曲成固觸物而兼

造蓋亦明靈之所酬酢休徵之所偉兆良曰機斬也拊斬去本梢也今復出

者天獸之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不入山林斬拊林木傷伐天

山林鷹隼擊然後施罟弋故云斧斤以時罟網以道濟曰

有德則木連理懷仁則挺生芝草皓獸丹魚並祥瑞藪澤

池沼也翰曰喬雲赤色雲飛龍出焉澤馬干於山阜于

小步山川皆為之生圖見寶也向曰其時三足鳥九尾

狐見詩云莫黑匪鳥赤匪狐擾馴擾也銑曰嘉穎為

嘉禾合穗尊尊花秀兒浩浩泉流兒此皆明禎祥曲成我

魏祚故乃觸類兼造化而出偉大兆示也則明神酬酢仁

德休徵大示於天下劉曰草木未成曰大新方斧也詩云

取彼斧斯以伐遠揚延康元年木連理芝草生於樂平郡

白鹿白麋見於郡國赤魚見於太原郡黃初元年十一月

黃龍高四五丈出雲中張口正赤喬雲者外赤內青也揚

雄太玄曰紫霓喬雲澤馬見於上黨郡瑞石靈圖出於張

掖之柳谷始見於建安形成於黃初二年醴泉出河內郡

玉璧一枚延康元年嘉禾生醴泉出易曰顯道而神德行

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賓主俱飲主人先舉名曰酬

客酌主人酒名曰酢酢者報也行道德宇神明而祥瑞皆

至此蓋明靈感應人理其與人事交報之義也故曰蓋亦

明靈酬酢也善曰國語里辛曰山不槎蘖澤不伐大文

子曰鷹隼集未擊羅罔不得張谷草木未落工不得入山林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古瑞命詔曰王者慈

仁則芝草生說文曰于卜步也丑亦反尚書曰鳳凰來儀

應劭漢書曰擾音擾馴也說文曰顯德也葦茂盛貌也蒼

頤篇曰禎善也周易曰曲成萬物而不遺尚書有收收美

休得孔安國曰序美行之驗也說文曰偉大也收收美

率土遷善罔匱沐浴福應宅心醴徒南粹餘糧栖畝而不

收頌聲載路而洋溢河洛開奧符命用出翩翩黃鳥銜書

來訊信人謀所尊鬼謀所扶劉宗委馭異其神器窺善本

玉策於金縢案圖錄於石室考歷數之所在察五德之所

在量寸旬消吉日陟中壇即帝位改正朔易服色繼絕世
脩廢職徽幟以變器械以章顯仁拉明藏用玄默菲言厚
行陶化染學讎校篆籀轉籀又篇章畢觀優賢著於揚歷匪
藥形於親戚良曰收收和樂兒言率土和暢去惡遷善而無匱乏之休俗休徵之應宅居也醴酒猶醇厚
也言醇厚之化居於人心年穀豐多盈於田畝如鳥之栖
宿人不收紀頌聲言歌謠滿路洋洋乎盈耳翰曰河洛
出圖書開秘奧而大魏符命用出也翻翻飛兒訊告也魏
將受禪有黃鳥銜其書書有文告以祥應秩序也人謀所
尊謂歌謠也鬼謀所序謂祥瑞也濟曰委棄也神器帝
位漢主委棄天下之尊讓於魏也向曰玉策所以記帝
王之跡金騰金匱也良曰五德五行也蒞臨也言察五
帝王圖籍於此藏也良曰五德五行也蒞臨也言察五
行之行所臨相生也銑曰消擇也言擇吉日就帝位乃改
漢之正朔服色也王侯有絕嗣者命而繼之士有失職者
復之皆王者初受位之體也翰曰徽幟旌旗器械兵器
革改也濟曰翌明也言文帝有仁明之德藏用於內守

玄默而不言而德化以著良曰文帝寡言厚行陶染而

成其學讎答校考經史篆籀之書篇什文章莫不盡覽

向曰著明也優其賢才明其搜揚而歷試之匪非藥私形

見也言文帝非以私情而見於親戚劉曰河洛開與河出

圖洛出書也黃初元年黃鳥銜丹書見河尚臺易曰人謀

鬼謀百姓與能策玉牒也尚書曰納策于金縢縢絨也楊

雄遺劉歆書曰得觀書於石室蒞臨也馬融論語注曰非

薄也風俗通曰案劉向別錄義曰周宣王太史作大篆也

籀音冑漢書朝錯曰今陛下不華諸本校別幹蕃屏皇家

侯應劭曰接之以禮不燕華畜之也

勇若任城才若東阿抗旂則威儉秋霜擣翰則華縱春

葩英詰知雄豪佐命帝室相兼二八將猛四七赫赫震震

開務有謚故令斯民觀泰階之平可比屋而為一翰曰本

諸兄弟侯王者皆帝之同體如木之同根而別枝幹皆作

杜稷之藩援濟曰任城王章東阿王植統曰抗立驗

猛擣發也立旌節則威猛如秋霜謂任城王章發文翰則

八凱言今之相兼而過也四七謂光武二十八將言今之
將猛於彼者向曰言王侯相將赫赫而盛震震而壯皆
開物成務使天下清謐者也泰階三星也三階平則天下
太平故欲使此億兆之人觀之則比屋可封而天下一家
也劉曰建安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魏武帝以鄴陵侯彰
爲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彰
唯步卒千人騎數百人自搏戰追胡大破之斬首五
千餘級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上星
爲天子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
夫下階上星爲元士下星爲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
時歲大登民人息天下平是謂太平善曰毛詩曰本支
百世說文曰幹本也左氏傳富辰曰封建懿親以蕃屏周
蔡邕述行賦曰皇家赫而天居軼後爲任城王植爲東阿
王漢書終軍曰驃騎抗旌昆邪左杜駿猶猛也魚瞻反荀
悅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答賓戲曰藉藥如春華易乾鑿
度曰代者赤兌黃佐命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古言主室
周易曰夫易開物成務爾雅曰謚靜也筭祀有紀天祿有
音密尚書大傳曰周人可比屋而封也筭祀有紀天祿有
終傳業禪祚高謝萬邦皇情善本作恩綽矣帝德冲矣讓其天

下臣至公矣榮操行之獨得超百王之庸庸追且卷居免領

與結繩睠留重華而比蹤尊盧赫胥羲農有熊雖自以爲

道洪化以爲隆代篤玄同奚遽不能與之踵武而齊其風

翰曰謂魏氏德衰爲晉所代筭年有數天祿去已遂傳業
於晉退位以謝萬國則我皇情寬綽帝德冲深自退爲臣
實至公矣濟曰榮猶美也庸庸瑣瑣也且過也睠睠顧
也留留心也卷領結繩上古有道君重華舜也言魏主有
讓德可謂美操高行獨得於此超百王瑣瑣之道追過卷
領結繩之主睠顧留心於舜與之比蹤爲讓禹也尊盧赫
胥伏羲神農有熊皆古之有道君也洪大崇高篤厚也玄
同猶大同也奚猶何也遽急踵繼武迹也言其雖自曰道
大化高代有醇厚字內大同亦何急與之此競哉言我亦
不能與之繼迹而齊其風言猶小也劉曰淮南子曰古者
有督而卷領以王天下其爲德生而不殺莊周曰昔者軒
轅氏赫胥氏尊盧氏處戲神農氏當是時人結繩而用之
若此之時則至治也黃帝一號有能氏踵繼也武迹也楚
辭曰及前王踵之武善曰幽通賦曰目筭祀于契龜音

義曰筭數也尚書曰天祿永終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西
京賦曰皇恩傳尚書曰帝德廣運老子曰大盈若沖字書
曰盈也魏志曰陳留王奐即皇帝位後禪位于晉嗣王魏
世譜曰魏封帝為陳留王臣至公謂帝為臣於晉至公之
道也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司馬相如弔二世
文曰操行之不得班固曰漢承百王之弊焉衍顯志賦曰
非庸庸之所識庸謂凡常無奇異也史記曰舜字重華高
誘淮南子注曰隆盛也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謂
玄同韓子曰雖厚是故料聊其建國析歷其法度諮其考
室議其舉措復之而無斁亦申之而有裕非疏糲葛魯之士
所能精非鄙俚之言所能具銑曰料計也析分也諮猶詢
合法則也立都邑分析法度今得其所詢謀宮室之儉奢
議舉直措枉之事復猶覆也斁厭也申猶用也裕寬也言
都邑制度宮室儉奢舉措在直之事反覆申用於代可謂
無厭倦而有寬裕言王化天下無厭用之寬簡此故非疏
賤之上所能精曉鄙俚之言所能委具而知之劉曰詩云
斯于宣王老室也疏糲麤也韓詩曰糲糲之飲藜藿之羹

斁厭也漢書司馬遷傳曰贊而不俚俚鄙也善曰說文
曰析量也爾雅曰咨謀也陳琳檄吳將校曰豈輕舉措也
哉毛詩曰無斁於至於山川之倬角詭物產之魁殊或名

奇而見稱或實異而可書生生之所常厚洵詢美之所不

渝善本作中則有鴛鴦交谷虎濶龍山掘鯉之淀覲見蓋節之

泉善本作淵砥砥祈精衛銜木償常怨冤音常山平于鉅鹿河間

列真非一往往出焉昌容練色犢配眉連玄俗無景善本作

木羽偶仙琴高沈水而不濡時乘赤鯉而周旋師門使火

以驗術故將去而林燔扶原反向曰詢信也渝異也言山

所謂稱而書之者乃生人資厚皆信美而談之非變改而

妄說也齊曰鴛鴦交谷武潤並水名龍山山名浚泉而
淺者掘鯉淀名蓋節泉名良曰砥砥鳥飛兒精衛鳥名
赤帝之女溺死於東海而化為此鳥乃常銜西山木石以

植東海欲報其怨 向曰自常山至河間四郡名良曰
真仙也皆仙人也練色言顏色美也續配仙人名眉連仙
女言續與之匹偶玄俗俗行無形影故曰無景木羽仙人
之御故曰偶仙也 濟曰琴高仙人也水中乘赤鯉魚而
遊周旋為周遊也 翰曰師門為火仙行火不燒為孔甲
龍師孔甲殺而埋於野外山林皆燔也劉曰老子曰人之
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謂通生生之精以自厚也鴛鴦水
在南和縣西交谷水在鄴南虎澗在鄴西南龍山在廣平
涉縣掘鯉淀在河間莫縣之西淀者如淵而淺也蓋節淵
在平原甯縣北山海經曰發鳩之山有鳥狀如烏而文首
白喙赤足名曰精衛赤帝之女名女娃姓遊於海溺而
不反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焉列真謂真仙也
列仙傳昌容者常山道人故曰練色續子者鄴人也時壯
餘年而顏色如年二十人故曰練色續子者鄴人也時壯
時老時好時醜乃知其仙人也陽都女若生而連眉耳細
而長衆以為異俗皆言此天人也會續子來過都女都女
悅之遂留相奉待出門共牽犢耳而走莫能追之玄俗者
自言河間人也解巴豆雲英賣藥於市七九一錢治百病
王病癡服藥用下蛇十餘頭王家老舍人自言又此見俗
俗形無影王呼俗著日中實無影河間故趙也文帝三年

以為國木羽者鉅鹿南和人也母貧賤常助產婦兒生自
下安母母大怖暮夢見大冠赤幘守兒言此兒司命君也
當報汝恩使子與木羽俱仙母陰信識之後兒生字之為
木羽兒至年十五夜有車馬來迎之呼木羽木羽為我御
來遂俱去琴高者趙人也浮遊異州二百餘年後辭入碭
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期曰皆絜齊待於傍設屋祠果
乘赤鯉來出坐祠中留一月復入水去師門者嘯父弟子
亦能使火為孔甲龍師孔甲不能修其心意殺而埋之外
野一旦風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燔孔甲祠而禱之來還而
道死嘯父與州人也在曲州市上曲州屬廣平郡漢武帝
征和二牟掌為平于國故曰常山平于也師門者本嘯父
弟子故附冀州 善曰廣雅曰倬絕也薛綜西京賦注曰
詭異也王逸楚辭注曰魁大也鄭玄周禮注曰生猶養也
劉瓛周易義曰自無出有曰生毛詩曰洵美且仁鄭玄曰
信也毛詩曰舍命不渝毛萸曰渝變也淀音殿說文曰玼
亦翅字翼翅也淑鼓反今音批玼飛貌也馮衍爵銘曰壽
醢列真劉歆移曰天下衆書往往 易陽壯容衛之稚質耶
頗出左氏傳太史剋曰奉以周旋 易陽壯容衛之稚質耶
鄆躡步趙之鳴瑟真定之黎固安之栗醇酎中山流酒干

日淇其

之笥信都之棗雍立之梁清流之稻錦繡襄

邑羅綺朝歌縣續房子縑總子清河若此之屬繁富夥

侯苦非可單究是以抑而未罄也銑曰壯容少年美麗之

美女稚質童顏也邯鄲趙地亦多美女善行步皆妙鼓瑟

真定固安皆郡名梨栗所出焉中山郡出美酒同飲日流

同醉日酒千日言一醉千日向日湛涇二水名傍出美竹

信都郡名棗出焉雍立清流二縣名梁米梗稻出處銑

曰襄邑縣名朝歌清河皆郡名續細縣縑總綳帛也向

曰縣多也單猶一也罄盡也言如是之屬繁富多多

豈可二尋究蓋抑情而未盡述也劉曰枚乘兔園賦曰易

陽之容淮南子曰蔡之幼女衛之推賢史遷記曰趙中山

鼓鳴瑟趾躍真定屬中山郡出御梨故安屬范陽出御栗

楊雄幽州箴曰蕩蕩幽州惟冀之別禹貢無幽州固安今

見屬中山郡中山出好酎酒其俗傳云昔有人曰玄石者

從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之千日之酒語其節度比歸百

里可至於醉如其言飲之至家而醉其家不知其醉以為

死也棺斂而葬之中山酒家計向千日憶曰玄石前來酤

酒其醉向解也遂往問其鄰人曰玄石死來三年服以闕

矣於是與其家至玄石家上掘而開其棺玄石於是醉始

解起於棺中其俗語曰玄石飲酒一醉千日信都屬安平

出御棘雍立屬陳留也地理志曰魏參之分野南有陳留

桓城曰雍立之糧清流郡西出御稻襄邑屬陳留舊有服

官中都賦曰朝歌羅綺又房子出御縣清河出縑總清河

一名井陵也善曰漢書音義臣贊曰跣為躡跣都牒反

春秋判殊隱而一致末上林之隕牆本前脩以作系胡計

反翰

曰旨美也先生言以其土地物雜錯文辭述魏都之閑麗

然雖擇選章句徒至九變迴復而終遺其美逸詩云九變

復貫知言之選言思慮之深也易云本隱以至明春秋云

推見以至隱言雖有遺美至於隱見反殊其致一也上林

賦云頽牆填塹者為漢氏苑囿之大方欲頽之使山澤之

人得志而我無苑囿之大山川萬物皆符自然故以頽牆

爲末事也守古人賢聖之道而系襲之以爲本也劉曰魏詩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擇來比物謂屬變而還復舊貫則知言之選擇來比物錯辭物土之叙也屈原遠遊曰造旬始觀清都言雖選言簡章徒至九復而猶遺其精旨也春秋推見以至隱易本隱以之顯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故曰未上林之隤牆本前脩以作系也前脩謂前賢也離騷捷吾法失前脩揚雄羽獵賦後曰放雉免收豎罟與百姓共之亂者理也傳曰有亂臣十人此皆二賦以其後居正之義理其前過甚之事也張衡東京賦曰相如非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系以隤牆塹壘亂以收其罟罟卒無補於風規蓋易有系辭之義而以本於前脩以爲系隤之意也系者隤也且易之系述而辨至於相如初非上林之觀後說隤牆之事首尾相刺非本系辭之流也而張衡云系以隤牆謂爲系辭同音於義有未安焉諸文賦之後亂者與本絕於隤牆收豎罟雖不與本文絕義張氏同諸系辭之別可知也善曰韓子曰運類比物列子曰周穆王暨化人之宮王以爲諸清都紫微推見至隱班固漢書司馬相如贊文也言大易春秋隱顯殊而合德若一故觀覽而法則之上林則類牆塹壘雖本前脩其軍容弗犯信而作系所謂觀百而調一故輕末而鄙賦

身其果毅糾華綏戎以戴公室元勳配管敬之績歌鐘析

歷邦君之肆則魏絳之賢有令聞也濟曰軍容凜然不可犯乃可申其果毅殺

敵爲果致果爲毅也糾察華夏使不爲非撫安戎狄使不爲亂元大也勳功也管仲相齊相公九合諸侯魏絳輔晉

悼公七合諸侯故勳功配之析分也邦君晉悼公也鄭伯納歌鐘二肆於晉肆懸鐘磬之物而分臺肆賜魏絳言此

則魏絳之賢有美聞也魏絳本魏人今論魏德之盛故述絳於此劉曰國語曰鄭伯納女樂二八歌鐘二肆公錫魏

絳女樂一八歌鐘一肆曰子教寡人和戎狄而政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與子共之善曰司馬法

曰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禮記曰介冑有不可犯鄭玄禮記注曰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左氏傳君子

曰殺敵爲果致果爲毅班固漢書述曰閑居隘巷室邇心大祖元勳啓立輔臣毛詩曰令問令望閑居隘巷室邇心

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爲之軼廬諸侯爲之止戈則

干木之德自解紛也銑曰段干木處於窮隘之巷居室雖近而心遠大富有仁義職務之人所

競者而其心不羅魏文侯過其廬而執焉秦欲攻魏聞文侯禮干木乃止故云諸侯爲之止戈此則所謂解紛也劉曰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侯敬之過其廬而執之其僕曰干木布衣耳而君執其廬不亦過乎文侯曰干木不趣俗役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于里之外未肯以己易寡人也寡人光乎勢干木富於義勢不如德尊財不如義高吾安敢不執乎秦欲攻魏而司馬康諫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天下皆聞乃不可加乎兵秦君以爲然乃止于木寂然不競於俗故曰職競弗羅也逸詩云兆云詢多職競弗羅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毛詩曰諶寘之隘巷又曰其室則貴非吾尊重士踰山親御監門謙途老子曰解其紛也

謙同軒擲格女秦起趙威振八蕃則信陵之名若蘭芬也

向

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不以貴自尊重天下賢上踰於丘山有隱士侯嬴至貧賤爲大梁夷門監門者信陵君以車騎迎侯生信陵親爲御車過屠人朱亥言陵謙卑爲御不怠同軒即爲御也秦圍趙信陵遣兵救趙擊破秦軍邯鄲遂存故云擲秦起趙當時魏王之威振動列國故云威振八蕃此信陵之名如蘭之芳香不絕也劉曰史記曰魏有

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門者公子方置酒大會賓客坐從車騎廬左自迎侯生秦兵圍邯鄲公子姊爲平原君夫人平原使使讓公子公子數請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用侯生策使朱亥推殺將軍晉鄙而奪其軍進擊秦軍秦軍解去邯鄲遂存秦兵伐魏公子駕歸救魏王魏王以上將授公子公子使徧告諸侯諸侯各進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至函谷關秦兵不敢出當是之時公子威振天下善曰史記曰侯生直上載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然親御謂身自爲御也監門即侯嬴也周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

古**英辯榮枯能濟其厄位加將相室**知隙之策四海齊鋒

一口所故則張儀張祿亦足云也

辯說榮枯在於一朝能

濟時厄秦用張祿爲相室塞也隙竅也言張儀張祿籌策如以一物塞小竅應時而合四海諸侯雖齊鋒攻秦一言以說乃能敵之故此亦足云二人皆魏人也劉曰史記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儀以學而遊說諸侯嘗從楚相欽楚相亡璧楚相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此必盜相君璧共執儀掠笞

數百不服釋之張儀相秦使於諸侯皆說之散其合從之
 謀秦封儀為武信君為秦將取陝築上郡塞范雎者魏人
 也遊說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事魏中大夫須賈賈
 怨范雎以告魏將魏齊齊擊折脅摧齒雎伴死即盛以簀
 中范雎謂守者曰公能出我以厚謝公守者乃請乘簀中
 死人遂伏匿更名張祿先生隨秦謁者王稽入秦謂昭王
 曰臣居山東時聞齊有田單而不聞其有王也今太后擅
 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專斷不請四貴備而國
 不危者未之有也昭王懼乃疑穰侯收其印而相張祿封
 為應侯應侯之相秦蔡澤說曰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
 出廟坐制諸侯六國不得合從使天下皆畏秦也善曰
 曹植輔臣論曰英辯博通張外及論曰靈祐則冬榮解嘲
 曰室隙蹈瑕而無所屈也權惟庸蜀與鵠勸鵠同窠和苦句古吳與鼃華
 鼃猛同穴一自以為禽鳥一自以為魚鼈良曰權猶實也
 吳吳地名蜀多山林且地狹如與鵠鵠之同巢狹小也吳
 有江湖卑濕如與鼃鼃同穴也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
 推揚推略也尚書曰及庸蜀人孔安國曰庸在注漢之有
 在氏傳曰鸛鵠株株鸛具踰反株音誅此本曰吳孰姑徒

句吳注孰姑壽夢也句吳太伯始所居地名句吳句音溝
 說文曰鼃鰲也胡鰲反鄭玄周禮注曰鰲鰲鼃屬也鼃
 莫耿反漢賈捐之上書曰駱越之人譬猶魚鼈何足
 貪也鍾會論曰吳之玩水若魚鼈蜀之便山若禽獸山阜
 猥積而崎嶇泉流迸集而映咽隰壤滅所漏而沮洳
 如林藪石留又力而蕪穢窮岫泄雲日月恒擊宅土熇許暑
 封疆障厲濟曰言蜀多山阜猥曲積深崎嶇而險也良
 此映咽流也銑曰下濕曰隰隰之土流滅水多復漏而
 出沮洳泉泥相和兒林藪藥石地名石間有水曰石留地
 多草而荒穢孤窮山岫恒出陰雲不見日月常掩翳多雨
 向曰宅居也藪氣也言吳蜀皆熱氣暑蒸邊近瘴癘惡疫
 之氣劉曰山阜猥積蜀也泉流迸集吳也戰國策段規謂
 韓王曰分地必取成臯韓王曰成臯石留之地無所用之
 也石留之地喻土地多石猶人物之有留結也一日壅漱
 而石也或作溜字善曰廣雅曰踰驅傾側也字書曰映
 咽流不通也公羊傳曰穢者何漬也作廉反周易曰雍蔽
 漏然漏猶滲也滲所禁反毛詩曰彼汾沮洳毛萇曰沮洳

其漸也揚惲書曰無穢不治吳蜀皆暑濕其南皆
有瘴氣善曰沮猶出也埤蒼曰燭熱貌許效反
蔡莽

螫適刺力昆蟲毒噬輪曰刺割噬咬也蔡莽毒草也所以

莽螫刺多毒草也昆蟲毒噬蝮蛇鴆鳥之屬也善曰王
逸楚辭注曰蔡草莽也方言曰莽草也南楚曰莽鄭玄禮

記注曰昆明也明蟲漢罪流禦秦餘徒制宵貌最罪陋
者陽而生陰而藏

稟質逴和脆蔣巷無杼直首里罕耆耄或鵬直結計而左

言或鏤膚而鑽官髮或明發而耀徒歌或浮泳而卒歲良

秦漢遷流罪人於南方以禦魑魅邪亦罪人也宵小也言
其小兒最陋醜惡逴脆急躁輕蹶之兒濟曰杼首長首

者罕希也言吳蜀人最陋人多不壽故巷無杼首里希耆
老鵬結以髮結於兩耳垂者左言謂不曉文字鏤膚郎文

身者鑽髮為一撮於項後銑曰發曉也耀歌人憂者歎
切急之歌言二國政急也居于江湖若魚鼈浮泳以為終

歲之事劉曰楊雄蜀都賦曰泰山東貨殖傳曰秦破趙遷
卓氏於蜀漢時曰南北景合浦九真亦皆有徙者息夫躬

孫寵之屬焉善曰左氏傳桑統四凶族以禦魑魅廣雅
曰邪餘也地理志曰江南卑濕大夫多大巴蜀輕易淫佚

柔弱褊阨漢書曰人宵天地之貌方言曰燕記曰豐人杼
首杼首長首也燕謂之杼交益之人率皆弱陋故曰無杼

首也善曰左氏傳曰蕞爾小國杜預曰蕞爾小貌也廣雅
曰質軀也逴亦脆也七戈反說文曰脆少與易斷也左氏

傳曰王使宰孔謂齊侯曰伯舅耄耋杜預曰七十曰耄楊
雄蜀記曰蜀之光代人椎結左語不曉文字謳歌巴士人

歌也何晏曰巴子謳歌相引率連手而跳歌也潛行為泳
詩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善曰漢書淮南王曰越鑽髮

文身之人張揖以為古翦字也子踐反文身即鏤膚也毛
詩曰明發不寐爾雅曰耀耀契契愈遐急也郭璞曰賦役

不均賢人憂歎遠急切也徒或風俗以蚤而裸果為燼胡

作耀音韋茗毛詩何曰以卒歲風俗以蚤而裸果為燼胡

麥善人物以殘害為藝良曰蚤狹燼好藝能也言風俗以
為能也善曰楊雄反騷曰何文肆而質蚤應劭曰蚤狹

也方言曰裸勇也果與裸古字通說文曰燼靜好也音盡
左氏傳曰自內害其君威儀所不攝憲章所不綴濟曰言
曰殺自外曰戕七良反

風俗殊也綴猶繫之也劉曰孔子憲章文武善曰毛由重
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賈逵國語注曰綴連者也

山之東阨介鳥因長川而作善本裾勢距遠關以闕苦闕俞時

高櫟巢而陞制向曰重山蜀也阨險也東狹也長川吳地

闕中國是鳥巢而設階陞之制固非其宜矣劉曰重山東

阨謂蜀也長川裾勢謂吳也漢書形東壤制善曰東阨

東其民由於阨厄也裾勢依裾川之形勢也陞制亦以高

櫟之陞而能約制其民地形勢足以束制其人也裾古據

字九薄戍縣纂無異蛛蟹莫之網弱卒瑣甲無異螳螂之

衛銑曰縣纂微細也言二國字戎之兵如蛛蟹之臂以當車轍而

足以為衛善曰呂氏春秋湯祝曰蛛蟹作罔罔今之人

學之蛛音株莊子蘧伯玉謂蘧闔曰汝不知夫螳螂乎怒

其臂以當車轍不與先代作善本而常然雖信險而勦了絕

知其不勝任也

援既往之前跡即將來之後轍成都迄已傾覆建業則亦

顛沛向曰先代吳王夫差國滅公孫述稱蜀帝而亡雖各

日矣善曰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勦子小反左傳呂相絕秦曰傾

覆我社稷論語曰顛沛必顧非累卵於疊基焉至觀形而

懷怛良曰荀息累十二基子加九卵於上晉平公曰危哉

善曰言其危懼易見不俟觀形也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

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基加九雞子其上公

曰子作之孫息以某子置下加九雞子于其上靈公曰危

哉孫息曰是不危復有危於此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鄰

國將欲興兵杜稷亡滅君欲何望權假日以餘榮比朝華
公即壞臺賈逵國語注曰怛懼也
而菴奄藹濟曰權猶苟且也言二國之君若日在桑榆猶
落善曰權猶苟且也楚辭曰聊假覽麥秀與黍離可作
日以須時說文曰木莖朝華暮落
謠於吳會銑曰微子朝周過殷墟悲而歌曰麥秀蘩離兮

二國獨言吳會者舉一足以明蜀矣善曰尚書太傳曰微子將相朝周過殷之城見麥秀之鞠鞠曰此父母之國
宗廟社稷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為朝周俯位則婦人
推而廣之作雅聲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大夫行役過故
宗廟宮室盡為禾黍而作是詩先生之言未卒吳蜀二客矐音矐善然相
顧勝力焉失所有醜土憎莫贈切善容神藥推形茹音施
氣離坐快典墨而謝向曰矐然驚也矐焉失意兒矐面慙
言心死也翰曰弛解也言向者形容拘束敬聽先生之
言愧懼歟蜡乃解舒其氣離於坐所快墨面色變墨而慙
也劉曰矐懼也春秋傳駟氏矐懼詩曰有醜面目曹愧也
左傳曰亦無菁焉楊雄方言曰慙也荆揚之間曰慙善
曰張以慙先權反今本並為矐矐大視也呼縛反說文曰
矐失意視他狄反字書曰藥垂也謂垂下也慈與藥同並
而矐反呂氏春秋曰以茹魚驅蠅蠅愈至而不可禁然茹
臭敗之義也如舉反廣雅曰弛釋也施紙反慙勑曲反杜
預也說文曰謝辭也下曰僕黨清狂林伯閩漢卜習蓼蟲之

忘辛翫進退之惟谷非常寐而無覺不覩皇輿之軌躅良

僕黨二客自稱也無疾而迷曰清狂林伯閩漢卜習蓼蟲之
吳也濮謂蜀也言逼迫居於此中如蓼草之蟲忘其辛味
如深谷之中進退無所憑據而翫習不覺濟曰言是非
常寐而不覺悟蓋習俗使然所以不見天子上都之軌跡
也劉曰漢書昌邑王賀傳曰賀清狂不慧色理清徐而心
不慧故清狂也賈誼鵬鳥賦曰怵迫之徙或趣西東善
曰閩已見吳都孔安國尚書注曰漢國在江漢之南楚辭
注曰蓼蟲不知從乎葵霍王逸曰蓼蟲處辛刺食苦惡不
從葵霍食甘美毛詩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又曰尚寐無
覺楚辭曰恐皇輿之則續漢班固書曰伏孔氏之軌躅也
過以沈剽匹之單惠歷執占之醇聽兼重直慙邊以貶以
繆佻彌辰光而罔定鏡曰沈剽輕薄也單惠猶小才也慙
無也二客自云已過者由輕薄小戈得先生說歷古醇厚
之義入於我聽復自思用心之誤次以前者繆言今仰觀
先生若目視辰光炫燿不定言敬懼之甚劉曰楊雄方
言曰沈剽輕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過猶誤也王逸楚辭

注曰歷逢也老子曰執古之道兼重性以施繆言既重其性而又累其繆也方奚反說文曰施重次第物也弋鼓反漢書音義應劭曰倘皆也音面國先生玄識深頌靡測得語曰次序三辰賈逵曰日月星也

聞上德之至盛匪同憂於有聖
向曰二客言先生頌美魏謂豈非同也有聖聖人也夫聖人以天下為憂今先生見我吳蜀之危喻以上皇之盛德使去危就安豈非同聖人之憂乎劉曰老子曰古之士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頌故曰先生玄識深頌靡測又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易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夫聖人親憂其事然後能立易體無為而無不為自然動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謂治念造化出於形器之表者聖人無所復聞無復恤也故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其上也賦中云顯仁豈明藏用玄默故下履報言之也善曰王弼周易注曰不與聖人之憂憂君子之道不長小人之道不消泰稷之不茂茶蓼之蕃殖至於乾坤簡易是常無偏於生養無擇於人物不能委曲與彼聖人同憂之抑若春霆發響而驚蟄飛競潛龍浮景而幽泉高此憂之抑若春霆發響而驚蟄飛競潛龍浮景而幽泉高

鏡
良曰言先生之言啟發我心如方春雷霆初震而蟄蟲皆競飛動鏡照也又似潛龍外天潛於曰景我於幽泉之中但涵照於其容暉也善曰二客聞言朗然心悟猶春霆響驚蟄紛然而競飛龍彩幽泉煥然而照也呂氏春秋曰聞春始雷則蟄蟲動矣詩推度客雖星有風雨之好曰震走而驚蟄睹周易曰潛龍勿用也

人有異同之性庶觀部家與剝廬非蘇世而居政
濟曰

好風畢星好雨人性亦有偏習者矣部家幽闇之處剝廬小人窮困之居庶近也蘇猶悟也亦二客自言家於幽闇之處其困窮之地不能明悟時事以居正道自責之深也劉曰尚書洪範曰庶人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言人心之不同如星之所好異易曰豐其屋蔀其家小人剝廬楚辭九章曰蔀也必獨立春秋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善曰言已因此幸見蔀家剝廬之凶非謂悟世而居正道也爾雅曰庶幸也王弼周易注曰蔀覆蔕蔕光明之物也既豐其屋又覆其家屋原家覆闇之也且夫寒谷豐黍吹律以甚也王逸楚辭注曰蘇蔕之也

暖之
善本有**皆情爽曙箴規以**
善本無**顯之**
善本有也

字銑曰鄒衍居燕地美而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暖氣至遂生黍而豐也向曰爽明曉曙也歲規教戒也二客言昏曙之情所以明曉者先生戒使然也亦猶寒谷吹律而暖至劉同銑注善曰孔安國尚書注爽明也說文曰曙且雖明珠兼寸尺璧有盈曜車二六三傾五城未若明也

申錫典章之為遠也良曰魏王有徑寸珠照車前後十二乘二傾五城地十五城也言秦王願

以十五城易趙王和氏之璧二客言雖此珠璧可貴不如先生申賜教戒之為遠大也劉曰太史書曰田敬仲世家

傳曰齊威王二十四年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曰無有也魏王曰若寡人小國也尚有徑寸之

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國而無寶乎善曰尹文子曰田父得寶王徑寸置於庶上其夜照一室

史記曰趙惠文王得楚和璧秦昭王聞之願以十五城請易璧毛詩曰田錫無疆亮曰日不雙麗

世無善本作兩帝天經地緯理有大歸安得齊給守其小

辯也哉主濟曰亮信也信知天下不可有二日國不可有二銑曰天經地緯猶覆育萬物也王者法之而

行帝位所立歸於天人心矣向曰齊給辯說也二客自言安能守此者自悔之也劉曰荀卿子曰辯說譬論給

便利而不慎義謂之好說善曰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

二王漢書文帝賜尉他書云兩帝並立新序曰單襄公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天之象也

家語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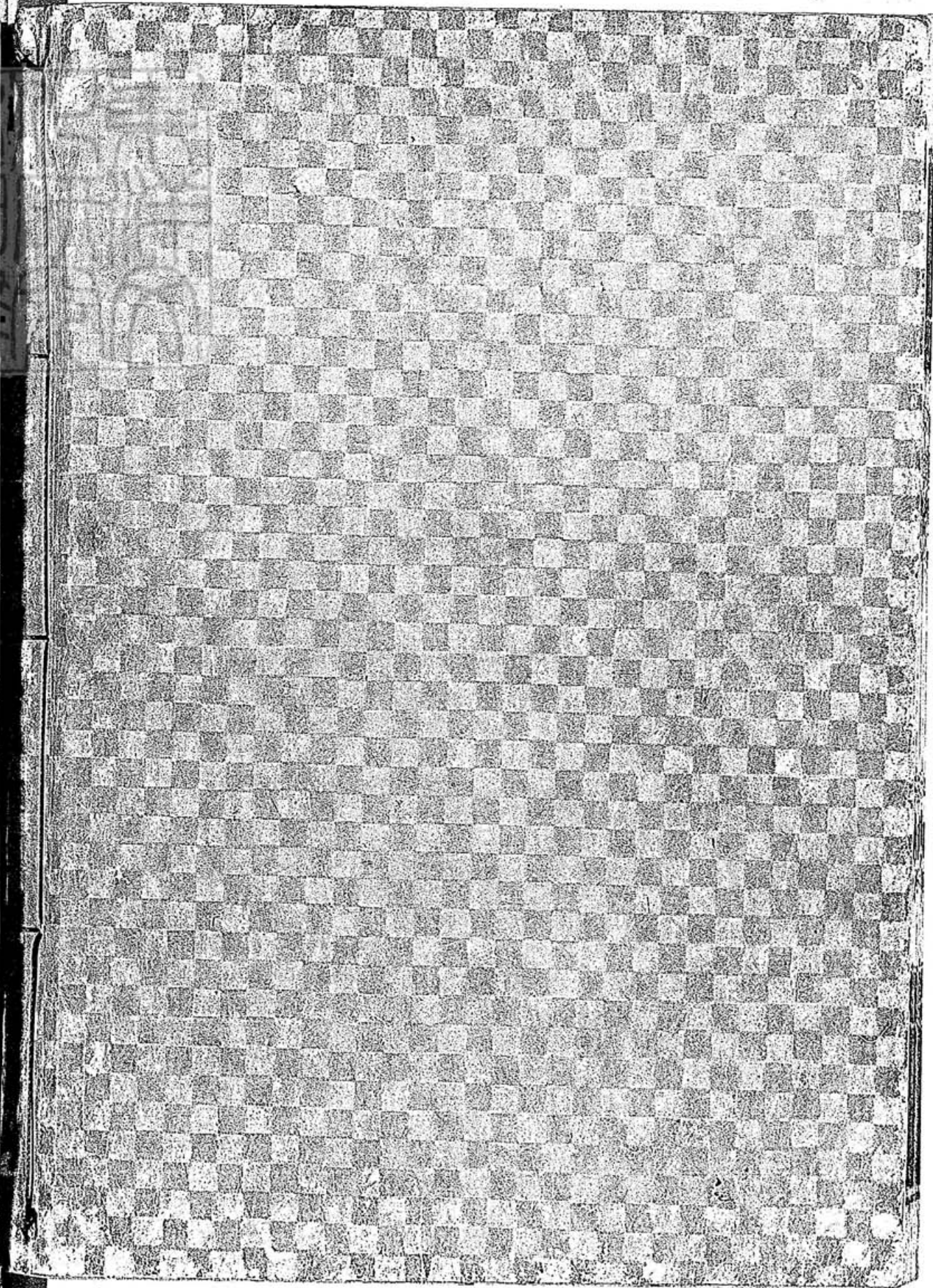
文選卷第六 終



文獻卷六

四十二

所
圖
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